



N° 737

林  
塚  
中  
的  
威  
廉  
陶  
器

# 目錄

導言	一
從軍生活	二
意外之遇	三
上路	八
瑪淨茄伯本堂	一〇
洛杉城	一四
毒氣戰爭	二一
再度上火線	二九

索美河畔	三五
聖誕節	四一
冰天雪地	四三
復活節	四八
聖母月	五二
在前線	五四
威川脫山之役	五九
耶布爾城之役	六六
鞠躬盡瘁死而後已	七六

## 導言

威廉陶賢傳 William Doyle 英文本係 Alfred O'Rahilly 原著，法文本由 Ph. Mazoyer

譯述，再版時由 Alfred Lemaire 重訂，我所選譯的，就是這最後一本。但我並不想把它全部譯出來，我只譯了他從軍以後的幾章，因為比較有興味，有號召力，為使讀者不要過於茫無頭緒起見，我想在這裏寫幾個關係威廉神父生平的年月日期。他是愛爾蘭德爾其 Dalkey 省人，生於一八七三年，三月三日。一八九一年，三月三十一日，棄俗進耶穌會。一八九八年，赴比利時研究哲學。一九〇四年，九月，在都柏林 Denis 攻讀神學。一九〇七年，七月廿八日，榮登鐸品。同年十月，往比利時卒試。一九一〇年，任開四規和領避靜之職，總計自一九〇七年，至一九一五年，前後八年間，所開的四規和所領的避靜，共有一五二次之多。同時又任通訊神師之職，受他指導的，多如過江之鯽，案頭求教的信件，常累積如山。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，明年冬，任愛爾蘭軍隨營司鐸。他死於一九一七年，八月十六日。

## 從軍生活

從軍之前，威廉神父在外表上，還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；我們只感覺到一種潛修的斐圍。從軍之後，他的生活變動了，他的內心暴露了：一個神父，一個耶穌會修士，快要趕赴前線，踏進戰場，在槍林彈雨之中，做善心的撒瑪利人底工作。在前線上，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愉快，幽默，博愛；也可以看到他的犧牲精神，和愛主救靈的熱願。這一切的一切，在他最後十八個月的生活裏，最爲露骨。

我們底記述，大都根據他寫給他父親的信，與他的日記。他的文字是簡單的，親切有味的。他嘗寫給他的父親說：「……我往往自問：你怎樣能讀我這許多草的東西。我難得找到一張桌子，慣常把大腿當寫字台，有時站着亂塗；大炮的吼聲，弄得我頭昏腦脹，不知自己寫的是什麼：」又寫：「……我坐在一隻透濕的沙袋上，兩隻腳插在泥漿裏，足足三四寸深，這種境地，實在不容易寫信……」

以文學的立場而論，他的通訊是十足的戰時文學，請看各界的批評：「隨營司鐸的記述與他的家信，是一張活躍的，我們經歷過的，戰爭畫片。」「凡參與過戰爭的，念了他的通訊，一定回味無窮，慨嘆不盡。」「這幾頁是戰時文學中的傑作。」「這裏不談政治，這裏是戰爭，威廉司鐸在戰場上散佈了內修生活的寶庫。」

## 意外之遇

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五日，威廉神父寫信說：「我沒說過麼？我幼年時已明知天主：總有一天，要給我致命的恩寵。當時，我再三的閱讀白脫來氏 Butler的十二冊聖人言行中致命聖人們的行實，我希望能夠效他們；我也不斷祈求着；現在我還祈求天主賞賜這恩寵，年歲增加，希望也隨着一起長大；現在，致命聖人們的痛苦，死，一切都徘徊在我的腦海中。」

「晉鐸之後，我把我奉獻於外方傳教區。我絕不懷疑我的祈求已蒙允准。我的願望，至今還沒有實現。如果這願望永不實現的話，我未免要問：「天主爲什麼賜我這樣熱烈的願望呢？」久而久之，我明白了：天主已俯允我的祈求，但出乎我的意想之外。這啓示是確切的，無疑的；近來，在我的祈禱裏，我已不說：「主，你要我做什麼？」而說：「主，我已知道；但請扶助我奉行你的聖旨。」耶穌可以責問我說：「我已披露我的願望，但你不願照着實行。」

「這使我心痛；我知道：這也使耶穌難過。他要我沒沒無聞，可是有時我沒力去做；因爲我缺少愛情與豪爽……他在我身邊，推我走他走過的路！我不怕犧牲，他已使我愛犧牲，愛謙遜。但是，真可憐，我如此無用；如果他不推我，連一步我也走不前！」

威廉神父沒有忘記爲天主而犧牲自己的性命。請看他四天後的一封信：「我將給你說的，

恐怕要使你難堪。我已奉獻我當前綫的隨營司鐸，雖則我未必一時就上前綫去。我對於這項使命，這種勞苦的工作，並不感到興味；但爲愛吾主，而磨難我的軀體，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。這個觀念使我興奮；在聖堂裏時，我想如果因此捨身，我當是一個愛情的致命者。這樣，我的熱願也算圓滿了。我已想到：我的生命是短促的；從此我該爲耶穌鞠躬盡瘁。」

後一天，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日的日記上，載着同樣的思想：「我聽憑會長神父的措施：他若命我當隨營司鐸，我必非常興奮。只要他願意，我就上前綫去，爲耶穌而流血，爲愛情的致命者。我常常惦念着前線，死亡，無非爲使我早日做個完人。」

一年後，威廉司鐸才得到開拔的命令。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，他寫了下面的短短數行：「我已獲得軍役委任狀，當第十六師的隨營司鐸。爾旨奉行！」

同日他發出的信上說：「……對於我的將來，我不知道，但已完全托付於吾主，隨他的聖意措置。我心裏充滿了感謝吾主的性情；他賞了我這個好機會，俾得全全奉獻，活個十字架的生活。」

十一月底，報告往威得里 Whitely 去的信上說：「……最後的一別了！因爲你收到這信時，我已遠去了。我的苦路已到盡頭；你到了天上，才得知道：我在這一星期裏所受的苦。一切爲吾主，我不後悔；他裝滿了我的苦爵；我離開了我親愛的老年的父親！主，我感謝你，我能給耶穌說：我



已一切奉獻了；或是說：天主什麼都拿去了。爾旨承行！……」

威廉司鐸似乎已感到快將去世。請看他怎樣勇敢！怎樣熱烈！一九一六年一月十四日他寫道：「……我要告訴你：我自願上前線去；這有一個犧牲。天主已指示我：我將捨命疆場；這爲我是一個新的恩寵。戰爭是痛苦的，我不想死。我並不怕死，我怕一死之後，不能再爲天主工作或受苦。這是一種雙重的痛苦！」

他用同樣的口氣，從波爾同，Wondro寫給一個替他生死問題擔憂的朋友說：「……好天主揀更好的賜給我們。與其爲我求平安，不如求爾旨承行，豈不更好麼？死已不可免，我惟一擔憂的，就是爲吾主與吾主的光榮，我工作得還不够，但我可自慰的，就是寬洪的愛情能補以往的不足……」

還有幾封信報告我們對於軍營生活的感想。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：「……我不能說我愛好軍營的生活；好多點爲我是不近情的。但，雖則是一件不稱心的事，裏面却藏着一種快樂，就是能藉此修德立功，勸化許多靈魂。」

「我漸漸看清楚世界上可怕的罪惡。受到吾主特別寵愛的我們，當以更大的愛情來彌補這許多重罪。從今以後，我要在犧牲精神上超過他們。今天早上五點鐘，某隊長冒着大雨，出營練習；晚上，裹着潮濕的衣服睡覺，週身發抖……」

元旦日，威廉司鐸隨愛爾蘭皇家第八槍隊自威得里至波爾同營。這次的調動，是個天主的恩澤，四天後他寫信說：「……感謝你問候我的信。你的信爲我流落者有雙重的快樂；但我先要報告你耶穌賞我的年禮。我們在暴風雨裏開拔，當我走到營房的十字路口，看到一座奇特的板房，上面寫着羅瑪公教堂。我以爲不過是一間爲主日上望彌撒用的小屋而已；豈知堂門開處，竟是一座裝飾得非常華麗的小堂，祭台前點着光耀的聖體燈，我的心頓時快樂踴躍起來。」

「一切的愁思，忽都雲消霧散，我已找到吾主。他把艱難化作樂事，痛苦變爲甘飴。我還求什麼呢？我走近他，向他能說什麼？一月缺乏聖體之後，這更使我認識聖體竈子的真正價值。」

「吾主的好心不止於此：我未曾要求，本堂司鐸就把堂門鑰匙交給我。這使我白日黑夜，任何時間可以進堂拜聖體；你能形容我內心的快樂麼？主是何等美善的，他賜我住在他左右！往往聖堂離營盤有幾里路呢！今天我覺得我是英國最幸運的人。營房裏沒有櫈子，我坐在一塊木板上寫字。我們一營裏，共有一千二百個公教徒；每天晚上，我撈到幾條大魚。」

撈魚——靈魂——的譬喻使我們想到他，日間效法瑪爾大的勞力，晚上效法瑪達肋納的工作。他的工作是繁重的，越近開拔的時日，工作越艱苦。

愛爾蘭青年的命運，已臨最後階段。威廉司鐸寫着：「……德國的炮彈使他們想起敬畏天主。許多老英雄般傲慢的人，總不肯聽司鐸們的善勸，一奉到開拔的命令，却再也不敢倔強了……」

：「一九一六年二月十四日，寫給一位朋友說：『近來工作繁忙，可憐的他們已獲得天主的大仁慈；當死亡未臨之前，他們已同好天主言歸於好。我沒有閒時刮鬚鬚；今天一早，聽告解，送聖體，手累得再也提不起，前個主日上，全日顯供聖體，來歸棧的亡羊，更覺踴躍。』」

「我估量我的生活是致命的生活，我不再猶豫。我熱愛這許多青年們，他們是我的兄弟，他們是無知無識的，但都充滿着對於天主，對於聖母的信與愛。我哀痛，我不敢想：他們將倒臥沙場，粉身碎骨，失掉他們的本來面目。我們這一隊，明日即將開往法國。我一直候到瞻禮六的晚上，盡量聽他們告解。請爲我祈求，使我天天能舉行彌撒。我背着旅行祭箱等物件，設法在火車上也得恭行聖祭。」

「在這裏，我接受了吾主的二項要求；但許多次，我怕耽誤重要的工作，嘗予以拒絕。現在，我明白了魔鬼的刁滑。第一項，他要我時常守大齋；一次，我跋涉了二十四公里，肚皮裏却只有一杯茶水。第二項，徹夜祈禱；我能一連十一小時，聽告解和祈禱。我頻向吾主說：延長五分鐘，再來五分鐘……」

前十天的日記裏，我們可以看到他已不斷地實行着：「今天，我看到卡華亞路易才（Cervantes）女士傳，從前的願望又復活了。我爲何不，按着實行呢？我已求吾主收我爲他的奴僕。他似乎欲我奉行他的意願。我已守了全日大齋，晚上九時至翌晨三時，一直留在聖堂裏。吾該：」

每次進堂或出堂，或經過聖體龕子時，口親地皮；二，略有不舒適，如牙齒痛等，不必用藥；三，勿推辭或輕減細微的痛苦；四，凡事全心依靠天主，自己不加主張或奢望；五，求某司鐸待我如卡華亞路易才女士；六，每晚向吾主說：我幾次聽了他的默感。」

## 上路

威廉司鐸忽然接到一道指令：一九一六年，二月十七日，當橫渡海峽。登輪前半小時，他寫信給他的父親說：「……我快要動身了，遙望前途，不禁心寒……我一點不怕戰爭的危機；我的處境並不比他們的更險惡。戰場上的雲圍是可怕的；衆口一詞，這是不易描寫的。司鐸的救護工作，可使將士們得到一些安慰。精忠報國，他們都視死如歸，其中有許多人，二十多年來，從未上過神工架子……」

他的海程報告上說：「……一輪金甌無缺的皓月，托着道道的銀光……可幸，登輪前，我已帶了點紅茶。他們只知分發救命圈，絕對不會關心到飢腸的輓轉。床舖不夠，只得把優先權讓給軍官們。火爐間外，再找不到別的相當的臥室；我就躺在甲板上。」

「正要面星星而做好夢；誰料陣雨來襲！那時副機師恰巧打我身畔走過，就親熱地邀我睡

到他的船裏去，又把被褥借給我。一枕黃梁，早上舒適地醒來，咖啡，麵包，什麼都已給我預備好了。但我爲了想上岸去做彌撒，就得把這份富於誘惑性的早餐，拋了下來。九點鐘了，彌撒還不能舉行。我們的船是早上四點鐘開駛的……」

「到了十一點半，我們才得上岸，但已沒有舉行聖祭的希望了……忽然碰到一個中國人；他給我泡了一杯茶，又端來一碟牛肝，幾只冷山芋；這些東西，爲一個才從海峽那邊來的人，是很對胃口的……」

在哈佛爾，Havre，過了一個悶人的雨天後，三軍繼續長征；這回，既坐了二十一小時的火車，還得步行十二英里。威廉司鐸寫道：「……這次的風塵之苦，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；兵士們都走得筋疲力盡；平日夙喜安步當車的我，也弄得生氣式微。不知道我還背着我的笨重的行囊，和一隻撲撲滿的水壺呢！」

威廉神父走了二小時，一個軍官看見他的狼狽，就勸他乘炮兵輜重車。早上二點鐘，輜重車停處，他竟找不到自己的部隊；他正苦死啊

在一輛貨車底下，睡了三小時，鼓起餘勇，徒步而前，走了二英里，才到達了一座城池。總計在這三十五小時的行程中，只吃到二塊夾肉麵包。

後來一個公教軍官用汽車送他到亞美德，Armetes，就是拉伯爾聖人的故鄉。這位聖人，

是他從小非常敬愛的。威廉在那裏，一連露宿了三夜，寒熱就此發作了。幸有幾個修女的殷勤服侍，不久就得告痊。

二月二十六日，他們開始走進戰壕；戰神的魔手，漸漸向他們的頭上，伸將過來了。

## 瑪淨茄伯本堂

一九一六年，三月五日，威廉神父寫信說：「……我嘗到了各種的艱難；風塵之苦，最爲劇烈。我的起居飲食，還不十分惡劣。如欲一一說出，恐太長呢！我能如保祿宗徒一般地說：『在憂苦中我充滿着快樂，因爲我知道：這是天主親手給我的。天主的聖意，在我靈魂上實行着。』每天彌撒裏，我奉獻我的生命；我想晚上，也許天主主要接受我的犧牲；那不是很可興奮的麼？」三月十五日，他又寫道：「……照常情而論，我的生命已臨最後階段；我也希望這樣，坦然自樂；因爲我實行着天主的聖意。而且工作也不少……」

不差，他的生命已到達了最後階段；三月五日，這是一個主日的早上，他在諾來明 *Noeux-les-Mines* 營房裏做完了彌撒後，又踏着自由車，趕去爲音斯凱林 *Inniskilling* 隊部，舉行十點鐘彌撒。可是在離目的地四英里時，竟遇到了敵人的礮火，他自己敘述道：「……上路後，我

就隱約聽到嘩喇嘩喇的槍聲；轉過一個灣，我才明瞭，敵人正在向我的前路，作猛烈的轟炸。兵士們阻我去路說：『前方非常危險。』忽然，空屋邊，一道火煙，把我團團圍住；我已置身於敵人的炮火線下了。」

「進退兩難！我的隊伍等着我呢！其中一半人，當日上午，是該上前線去的，而且還是第一次呢！我不去麼？他們便不得告解領聖體。去麼？只有穿過敵人的炮火線。想到我懷着聖體，我就胆壯起來了；吾主同我在一起，我還怕什麼。一鼓作氣，我哼着歌，重新騎上自由車。」

「你不要想我是很勇敢的；老實說，我很怕呢！自我受了火洗，四周炮彈的爆炸聲，已不算什麼一回事了。當時，我滿望我的隊伍在葉裏閣，敵人的大炮在紅海底裏，風馬牛彼此不相及。」

「你不要說這裏有什麼聖蹟：一個轉灣，炮聲忽然停止了，在清平的氣霧裏頭，我到達了目的地。『我藉主永不負屈！』記得你嘗做過一場惡夢，被十隻野牛追趕着。當時你越想逃，越搬不動脚；最後竟陷入泥淖裏。我也有類似的心理，踏得越緊，路似乎越長，像沒有終點的。」

「走進聖堂，彌撒開始時，大炮又狂吼起來了；有一二個炮彈打得很近，連牆壁都震盪着。我想：如果炮彈把我打死在祭台前，那不是幸運極了麼？」

「這事使我很興奮；你必樂於所聞的。這證明了祈求的靈驗；在危險中依靠天主，的是個上策。早上從我手裏領聖體的一個同志，當晚就死於戰場上。」

爲了當地的本堂司鐸，已調赴前線，威廉神父就兼任了本堂的職務。三月九日的晚上，他終傳了一個年事已高的女人；她不久就死了，他寫道：「你看，我的生活是這樣有興趣的。但戰爭究竟是可憐的，可怕得不能形容。好天主，早早結束這個戰事罷！」

威廉司鐸敘述三月十九日一天的工作說：「早上七點鐘，我先給許多教友送聖體；接上去我用法語聽法國兵士和其他人們的告解。九點鐘，我的隊伍參與大禮彌撒。」

「自從我的隊伍到了這村子，那座聖堂就太狹小了；於是我們計劃舉行露天彌撒。我看中了一個小學的操場。既經了市長的核准，還需要校長的同意。那位校長很有禮貌，很懇摯，竟肯幫我預備一切。」

「事後，我才知道：他是一個有名的反神職界份子。本來問他借操場舉行彌撒，無異於問貝爾法斯特秘密黨的首領，借他們的會場舉行公教儀式！但是這次爲了我的隊伍，他竟大慷其慨：這是很使村上的居民喜形於色的。」

「我從未做過露天彌撒；信友們的感想，一定也是興奮的。彌撒時，萬里碧空中，忽然來了一架德軍的偵察機，我們都有些不寒而慄；怕它送些特殊的禮物來。可是我軍怒吼着的大炮聲，也使它態度匆促。全心依賴護守天神的我們，終不虛所望，完成了這聖祭。」

早餐後，還有許多同志要求告解；他們雖則沒有守空心齋，我也給他們送了聖體；因爲他



們即將開往前線，踏進死亡的危機，怎樣可以不讓他們領聖體呢？那些領這最後一次聖體，現在天堂上的同志，當在爲我祈求；至少我希望如此。」

「一切告畢，我親自到各營房裏去訪問：在數小時內，我又聽了不少的告解。在開入火線前，先料理清楚他們靈魂上的賬目，不是一件快心之舉麼？」

「主，我感謝你：這次的收穫，是足以欣慰的。晚上六點鐘，在他們動身前，我又給他們念了一回赦罪經，使他們都抱着潔白的良心，前去爲國家效命疆場。某個同志竟喊道：『神父，再會，我們已預備好了，碰着惡魔也不怕！』我想他真是如此。」

「同二位軍需主任一起飽餐後，我騎馬回總營。那匹老馬，皮氣不鬧，慢慢地，安穩地，跨着小步負我趕路。每次聞到炮彈的炸裂，它必轉過頭來，表示無足爲奇的神氣。忽然路邊隱着的六尊大炮，怒吼起來了。火龍駒 *Funkidor*（我的馬名）立刻停步，繼猛烈地後退，竟撞到一垛碩果僅存的牆壁上，因爲在敵人炮火的肆虐下，到處已一片瓦礫了。如果沒有那垛牆壁的話，我恐早已被它送往德軍那邊去了。」

「在我極力控制之下，火龍駒才肯在敗牆碎瓦間前行：此情此景，令人發生無限的愁思。最後，在炮彈的嘯聲，閃閃的烽火裏，半夜三更，才得回到營房裏，躺在床上，合起我的眼來。」

威廉神父鞠躬盡瘁的服務精神，真是傑出的。三月三十一日，在他從休息營裏發出的一封

信上說：「……他們都是有志氣的士卒，不論經過那裏，都留下很好的印象；在這法國北部的礦產區域裏，主日上，居民們都忙於洗澡，並想不到別的本份，而看見他們每天到聖堂裏去望彌撒，領聖體，望降福，表示非常景仰。」

愛爾蘭的兵士是誠實勇敢的男子，威廉司鐸給他們講了幾個關於他們的故事：「他們不單熱心祈禱，還是很天真的。前天，一個同志，獨自在防線上，帶着十二罐果醬，匆匆地吃得精光；饒倖沒有把罐頭也吞下去；事後肚子鬧了個不舒服。」

「敵人的消息，是很靈通的：連我們上前線去的隊伍的名字，也都一明一白。有一次敵人竟大聲呼着：『迫地 Paddies 隊，早安！』聖巴第利爵 Patritius 瞻禮日，（三月十七日，）敵人竟停止開火，請我們的士卒去共飲一杯。當時，有個同志本不想喝，但因在防線角落裏找到一甕消毒酒精，誤以為酒，而狂飲了一杯，於是一連數天，竟不得動彈。」

## 洛 斯 城

在第四十九大隊裏，有愛爾蘭皇家第八槍隊，和音斯凱林皇家第八槍隊。威廉神父，負責照料的，就是這兩隊人。爲了他們半在前線，半在後方，做隨營司鐸的人，就更多一番奔波的苦了。

威廉神父寫道：「我慣常留在後方，因為工作比較多；但有時我也趕到火線上去，為鼓勵士卒堅守那污穢泥濘的戰壕。」

三月卅一日，午後六點鐘，第四十九大隊離諾來明營房，全部上火線。威廉神父，自然和他們一起動身。開拔前兩天裏，他們都領了聖體；臨行時，又得到了一個「總赦罪。」

洛斯Loos城地位顯著，是敵人炮火的好目標。他們在黑夜裏行軍，走近危險地帶時，一忽兒「單行前進，禁止吸煙；」一忽兒「雙行前進，距離廿步；」又一忽兒，在槍彈嘶嘶的聲中，「臥下；」空氣是非常緊張的，最後，彈雨停了，他們先會集於參謀部，然後開進戰壕。

當夜，威廉神父生平第一遭在黑暗的壕溝裏過宿。他寫說：「……戰壕裏的第一夜是很有趣的；二個軍官佔據了我的一角，爲了他們明天就要動身，我也不好意思去和他們爭論。我終找到了一個比較可供安息的小洞；我如風浪中的一葉扁舟，駛進了平穩的海口。」

「在這潮濕的洞裏，只得弄幾根彎曲的木條，權充床舖。這樣睡覺，真等于睡在樓梯上；偶一不慎，卽會滾下來。日上醒來，覺得周身非常不適意，似乎昨晚趕了道尼布陸克Donnybrook節場回來。」

「無論如何，終算睡着了。若沒有那隻大老鼠，爬上我的胸口，我還不會就醒呢。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大的老鼠，如果說它同山羊一般大，你一定難於置信；就說同羔羊一樣大罷。這隻七斤

多重的老鼠，起初我以為是南柯一夢，及我醒來，想看它一個究竟，它忽伸出它的又溫暖，又和順的長舌，來舐我的臉孔：原來是我的老朋友——狗。」

還有一節關係壕溝生活的幽默描寫：「……除許多老鼠朋友外，還有不少身材短小，但很親密的朋友。它們的大名是：風字少一撇。你大概不致忘記：德軍在我們戰壕裏，嘗住過幾個月，他們從不洗澡；他們告別了，却把這許許多多的小鐵甲車留着；它們是萊茵河對岸的土產呢！法軍來了，自然同他們結過姻緣，但爲了他們血的成份的薄弱，未能酩酊大醉。法軍走了，它們還留着，鴿候來一頓豐盛的大菜。湯姆愛金 Tommy Atkins（英格蘭軍雅號）來過，也沒有把這份產業帶走。它們能通萬國方言，否則何能如此親密，不客氣地跳上我們的被褥呢！……」

明年一月的信上，他這樣寫着：「……洛斯城的壕溝給炮彈打壞了，二位同志來不及撤退，就此活埋在裏面；當時我們在另一個角落裏。可憐的他們，已經腐爛了：一杯黃土，阻擋不住屍體的臭氣，一陣陣的送進我們的鼻孔裏。」

四月二日，作爲他的進會二十六週紀念日。他跳出戰壕，觸目所見的，無非殘壁碎瓦：昨日屋舍儼然的城池，已變爲一片荒涼世界。予予之間，發現了一座「憂苦之慰」聖母堂：它的祭台，在焦土中還屹立着。威廉司鐸就踏着槍彈炮彈，虔誠地舉行聖祭。

那天下午，他底生活史上，插進了最驚險的一頁。他同醫生倆去巡視洛斯城另一角落的戰

地病院；在那邊，前晚到了若干由前線運來的傷兵。行行重行行，爲着迷了路，他倆竟逼近了德軍的火線，一時危險萬狀。到底饒倖總算脫了險。威廉司鐸跨進壕溝，看見幾位軍官正在喝茶，聽留聲機片。他這樣記着：「瑪爾谷高麥克 Mc Cornack才寫完他的日記，克虜伯的大炮，忽然張口狂吼（我想在都柏林也得聽見的吧！）把一顆炮彈吐進我們的壕溝。」

「一個炮兵官說：這是六寸口徑的巨炮。據我看來，恐還要十倍大呢！接着幾步路外，一陣倒坍的響聲，震盪我們的耳鼓；第二炮把牆頂打倒了，泥沙灰塵，從各洞口飛進來，幾乎連氣也透不轉。德軍的炮兵正是射擊聖手。第三炮略遠一些，給四間馬房，和幾間附屬舍，打了一個出口：炸裂之聲，撼天震地；牆壁搖着抖着，我自己也倒在椅底下；長官手裏的杯子，竟飛得不知去向。又一顆炮彈，落在我們戰壕的頂上；許多老鼠，一總有二十餘隻——更加非同小可，從洞口裏，角落裏，東西狂奔，尋覓出路。假使它們是有靈的，一定要設想：坐在破船中的我們，在狂風怒浪的攻擊下，頃刻即將滾進漩渦裏去了。我爲德軍熱心地念了一遍經：他們先前估據過這裏，且蓋了一個堅固的頂，否則我們早已埋在瓦礫之中了。『彈雨』二字，這次並沒言過其實，在我們頂上，至少落了六顆炮彈。」

「我們總算無恙。炮彈把牆壁和屋頂都打落在我們的壕溝上；那就做了我們天然的保障。但是我們怕會有一顆炮彈直穿我們的住所，把杯子和留聲機片也都打得粉碎。半小時過去了，

我們却沒有什麼：這是誰也想不到的。」

他又說：「晚上回來，我知道愛爾蘭的處境雖苦，但還有比她更惡劣的處境。一天的遭遇已够忍受了！」

可以休息了麼？不！還有一件事恭候他的大駕。當他回到自己的住處，一個屍身已躺在裏面，等他舉行公教的殯儀。……槍林彈雨，白天決不能出去掩埋屍首；夜深人靜我們輕輕地用抬架扛着這可憐的同志去埋葬。棺材是談不到的。泥穴掘好了，可怕，前面就是德軍的戰壕，距離很近。一顆照明彈在空中炸裂，敵軍當能瞥見我們；我把禮節經本放在帽子裏面，借着電筒的光，念追思經，如果是一道光芒射開去，機關槍彈便會無情地掃過來的。」

「我想敵人一定沒有看見我們，但槍彈不斷地在耳邊掠過。有時我叫他們躺下，但我始終放心着亡者的護守天神，一定特別地保護着我們，直至掩埋了事。」

「這是我的第一次的送葬，但不是末一次。望主賜伊永安，並望他鼓勵那些掛着淚珠兒的兵士們！」

這樣一來，威廉司鐸就把追思經念熟了。

「之後，殯葬的禮儀，幾無日落空。不多幾天後，有二個屍體，未上抬架，已給炮火打得粉碎；我們只得用鐵鏟來把它們埋進泥土了事。」

四月一日，威廉神父描寫了一幕可怕的戰役：「我們按着軍用地圖的路線行去，終於到了由法軍駐防的洛斯城第一道防線。不知爲了什麼，到處佈着障礙物，像昨晚才肉搏過似的：破軍服，沙袋，失靈的手槍，已炸或未炸的炮彈，炸彈，手榴彈，狼藉滿地；走路真正不便，稍一疏忽，就得把性命送掉。」

「有一顆人頭，單獨地遺在那邊；它的軀體却不知在那裏。兵士們死在那裏，就葬在那裏，所謂埋葬，不過急忙地在死屍上鏟幾塊泥而已，那有工夫去掘墓穴，而且連日的戰爭，人心恐慌，怎樣能顧到死人的安適。」

「我每懷疑：那些被埋的將士是否已經氣絕。某一個兵士，一定還沒有呼出最後一口氣；從埋他的泥土裏，他作最後一次的奮鬥，把手伸到外邊來。還有一個大泥堆，頗足令人注意：四隻腳都露在外面；從他們的皮鞋上，可以認出一個是德國人，三個是法國人。現在，不論他們是朋友或仇人，和平地躺在一起，作最後一次的假寐。」

「比較之下，他們的葬事，終算已有點像樣。有一個屍體，只在肚皮與胸口上撒了一點泥；頭，手，腿都露在外面，他似乎很年青，頭上蓋着金黃色的美髮。我所能知道的：他是無名英雄；他的慈母一定悲傷痛哭着；她的兒子和她已永別了。希望他們有一天，將在天堂上聚首。近邊恰好有一把鏟；我們辛苦了二小時，才把他埋好，使他安息於地下。」

在洛斯城，他們雖並不天天踏上火線，但是這幾星期的生活，是很辛勞的。他們在第一道防線上守了三日三夜之後，調回第二道防線。在這道防線上，槍彈果然已飛不到了，但炮彈仍無情地不斷飄來。休息了五十小時，再赴最前線；三天之後，回至洛斯城，暫住了一星期。

威廉司鐸寫道：「這六天是值得紀念的，我們日夜同死亡面面相對着。每天必須二十多次跳出戰壕，人家已不知自己是否已給一顆槍彈，或炮彈的碎片擊中。在戰壕內，比較平安，但無論吃飯時，睡覺時，說不定有一顆炮彈，會把我們打得粉身碎骨，或是活活地埋在泥裏。」

「這是一種非常緊張的生活，可怕的生活。昨天，我就如此過着。炮彈爆炸了，四壁也隨着裂開來；一塊頑石落在後面，打得粉碎，幾公尺前，碎瓦殘磚，雪片似的下來。我想達尼厄爾先知在獅圈裏時，一定沒有我們這裏的恐怖！」

威廉司鐸依恃上主的信心，可以在他四月三日，一篇洛斯城大苦像的記述裏，窺到一二：「密密濃霧，給我一個好機會，使我得在白日裏，能去考察戰役中的一個奇跡，洛斯城裏有一座著名的加爾瓦略，即是豎在土邱上的一個大苦像；它是一個著名的目標，周圍有四棵樹，一棵已給炮彈打倒，其它三棵都還赤條條地站着。架下的石碑已粉碎，四周的房屋已成一堆堆的廢墟；但十字架與架上的耶穌，絲毫無損；細細地觀察，也找不到半點彈痕，全能的天主既保存了聖子的苦像，何難保護一位司鐸！」



威廉司鐸的座堂就是壕溝，適和援軍站相接，他談諧地把老鼠，昆蟲，蚤虱，都當作自己的屬下。他極口讚揚他的同志說：「他們都是偉大的士卒，白天玩着，晚上把德軍送進地獄裏，煉獄裏，天堂上；翌晨，跪在泥漿裏，望彌撒，領聖體。當我經過他們的戰壕，或在路上逢到他們時，他們常是滿面春風的。」他往往巡視前線，勉勵兵士們，且爲他們祝福。他們都很疲乏，身上滿沾着泥漿。

四月二十三日，耶穌復活瞻禮，他在前線舉行了二台聖祭；參與的大都是軍官們，因爲小兵們不能離開自己的崗位，他寫着：「戰壕的一角是我的聖堂，祭台是一堆沙袋，我們都深深地立在泥漿裏，並且時刻等候着衝鋒的命令，但我們熱烈的祈禱，高高地上徹雲霄！」

## 毒 氣 戰 爭

四月二十六日的晚上，德軍大規模地開始轟炸。陶賢神父依舊心雄萬夫，從事工作。

一個軍官受了傷，神父就把他背進戰壕，放在床上，百般看護他。在這緊張的空氣裏，他寫了一段生動的文字。

「約摸早上四點鐘，我徒步到瑪淨茄伯 Mazingarbe 去，爲給修女們舉行聖祭。四點三刻，東方微微發白，美麗的震旦，帶來一陣清涼的春風。除偶而幾響槍聲外，一切都靜着。在這天然美景的胸懷裏，誰想得到：死之神，已舉着手，猛把許多壯士，推入別一世界的關口呢？鴿候着已數小

時的她們，很溫柔地招待我。我呢，我也樂於盡些義務。這個村子離防線約三公里，地位隱僻，並無危險。」

「忽然敵軍的一陣炮聲，衝破了岑寂的雰圍，接着十餘尊野戰炮，一齊應聲而發。我們的炮手，也不甘落後，桃投李報，頓時天空間交織着無數的砲彈線。起初我以為這不過是一種互相道「早安」的表示，十餘分鐘後，就會靜下來的；不料今天，興致格外地足，打出了五百發關頭。」

「自然，這是可怕的，却也有它的奇觀；大地抖動着，天空浮着一朵朵淡紅色的煙雲；炮彈在我頂上掠過，却没有下來；謝謝天主！」

「砲戰之後，我想一定還有一場惡鬥，我該給臨終者行聖事；因此向傷兵醫院而去。走近防線時，瞥見一股濃煙，向我吹來；我明瞭：這是毒氣，連忙調換方向，拚命地逃。跑了大約二十公尺，我就止步；瞎跑也沒用。結果，總算脫了險；假使我有一分鐘的遲疑，那就一定糟了。我在賴其爾夫公學裏，嘗研究過一點化學，爲此一望就知道這是氣。」

「快將走出樹林，正在自鳴得意的當兒，又見一堆綠色的氣體，海潮似的衝將過來，像要把我陷入重圍。」

「這時，我不覺喊了一聲感謝主恩；因爲我携有一只防毒面具。原來這種傢伙，非常笨重，出門行路帶着更是不便；爲此我把它一直拋在壕溝角落裏。這次動身前，下面的一個聲音：「不帶

防毒面具，不准出外。」促我把它掛在肩上。這一定出自護守天神的指教；假使我置之不理，你現在也就收不到這封信了。」

「我當時的狼狽情形，你也不難想見：可怕的死影追逼着我；那隻防毒面具，爲了我的疏忽，有用無用，我完全沒有把握。憂心忡忡的我，惟有依靠天主；我跪在地上，揭開聖體盒子，恭恭敬敬地領了臨終聖體；接着連忙套上面具；當時綠色的氣已把我團團圍住了。幾分鐘後，我才心平氣和；那只面具竟還完好，使我舒暢地呼吸着。」

「行行重行行，已到了傷兵醫院；砲聲停了，毒氣也散了；萬里無雲的天幕上，依舊映着無限好的太陽。大隊的傷兵，業已報到，大家忙得不亦樂乎。」

「忽然人家來給我說：在戰壕裏，有個胃腸被砲彈炸開的兵士；他要在逝世之前，一見威廉神父。我就馳往；交通壕內，泥淖沒膝，我又弄錯了方向，我很着急；一路我不停地祈求着，使他備領告解終傅。倏倖，我趕到時，他的神志還沒昏迷。我就跪在他身邊，從他慘白的面容上，我看到一絲含蓄不盡的笑意；我也非常高興。」

「不意第三次的毒氣，又襲來了。面具未及套上，我已吸了幾口毒氣，頓覺精神疲倦，胃口作惡欲嘔。」

「在我踱回醫院去的路上，遇到一個青年軍官；他雖戴着防毒面具，但已中了毒，不斷咳嗽

打呵欠。他對我說：「請你幫我除去這東西，我透不轉氣，快要死了。」脫去防毒面具，那就等於自殺。我急扶送他到救護站去。這幾分鐘的路程，比幾小時的路程還要吃力；看他額汗涔涔，牙齒相打，我很爲他擔憂。謝天主，當晚他總算脫了險。」

「這次的毒氣戰，爲時不久。我除下防毒面具，喝了一杯紅茶，精神就振作了。我雖中過一點毒，但三天內照常工作，而且比平日更欣勤。」

上面威廉神父所寫的一段，不過是這事實的梗概，所以安慰自己的老父的。一年之後，他才原原本本，詳實地報告自己的父親：「……那回的遭遇，第二日的情形，我還沒向你明白報告；你也不會想到我竟躺在抬架上，軍醫以爲我難免於一死。天主發聖跡似的復還了我的精力，使我能救助許多可憐的臨終者，爲他們開天門。」

「我碰到了三次毒氣戰，只在第三次中了毒。我想沒有多大關係。防線上到處是傷兵，有許多就要死了；我是唯一的司鐸呢！毒氣戰後，戰壕內，未能完全澄清；戴防毒面具麼？那就不便講話；而且我每當念經行聖事哩。在這環境下，我的肚子竟做了一只德國氣球。中毒之後，該靜靜地躺着休息，否則性命有危；可是我一點沒有留意，還是照常在戰壕內各處奔走，直至晚上，才回到隊部裏去。」

「回到那裏，我已疲憊不堪。醫生按脈時，不斷搖着頭。他叫我躺在一間破屋角裏，自己坐在

旁邊照拂我。他的一番苦心，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。他後來告訴我：他當時以為我已無望了。我自己却一些也不知道。翌晨四點鐘，敵人的大炮，把我從酣睡裏喚醒起來。德軍又開始放毒氣炮，比昨天更厲害：一剎那頃，已有好多人中了毒，躺在路邊，氣息奄奄；我就為他們舉行臨終聖事。」

「全線血戰的當兒，我的工作不出乎救罪，終傳送聖體。終日在戰場上奔波的我，晚上回來，雖筋疲力竭，滿身泥漿，但精神上很愉快；因為我感覺慈憫的天主，到處在照拂保護我。據理，誰都知道：帶防毒面具的不會吃虧。可是有一輩人，輕視德國的老牌毒氣；有許多人，不願戴這怪難看的東西；又有許多人把它根本拆毀了；還有像我一樣的人，不當它老爺看待，拋在一邊，有的竟已不知去向。」

「我獨自一人，當兼顧三聯隊兵士從清晨到深晚在各戰壕內奔走，許多人沒有找到我已瞑目了；許多人不能領臨終聖體；二十多個同志躺臥在壕溝裏，不得動彈。八百多個中毒死的兵士的面容上，還留着慘痛的痕跡；他們已經撕破的衣襟，昭示我們在生命線上，他們曾做過最後一次的掙扎。聽到臨死者嗚咽哭泣，最使我傷心慘目。」

「好幾次，我也泣不成聲，連赦罪經也念不下去；當我給他們擦聖油時，他們的臉上已縱橫着眼淚。某一個兵士，拉了我的手，不斷的親着，吻着。又一個說：『神父，我見了你，死也不怕，我安心了。』親愛的爸爸，我在前線上所得的賞報，你是無從估計的；你再為我擔憂麼？謝天主，我已救了。」

許多兵士，爲他們開了天國之門。」過了這可怕的幾天，威廉神父退回第二道防線。這時他初次得了一連十五天的休息，在床上可以睡十三小時之多。

這次，威廉神父，爲了他出奇的犧牲精神，被記了一次大功。當時他寫道：「希望天神們在天

上給我預備一個小位置。」不單天神們，他所救的許多靈魂，一定都要興高采烈地，盡他們的能事，給他佈置一個華麗的寶座。

他論他手下的兵士們說：「我們的愛爾蘭軍人是值得稱讚的。法國少女頌揚他們，一般商人更喜歡他們；因爲他們是誠實的，買東西時，往往要付原價的五倍。他們幾時領到了一筆軍餉，必捐些給本堂司鐸，或三佛郎，或五佛郎，各各不同。每日每小時有人進聖堂拜聖體，吾主一定很喜歡他們。他們對我非常親熱；毒氣戰時，有人說我已死了，他們便痛哭流涕，如喪考妣；幾時我同他們一起上前線，他們就自譽比帝王還要有幸福。他們指着我的營舍向外人說：『這是我們的神父！……』」

從下面一封信裏，可以看到他怎樣服務的精神。

「凡密耳 *Vermelles* 城是個拉鋸戰場，我們開到時，祇見一片瓦礫；堂面，堂頂，鐘樓，聖像，全部一敗塗地；但在一垛殘壁上，還掛着一個完整的耶穌苦像。這是一件藝術的珍貴作品；淒涼的聖容，滿貯愁思，微微張開着的兩眼，富有以情引情的偉大吸力。那垛牆雖已十足地麻子化，但那

苦像，祇有一個直穿吾主聖心的鎗洞。一從威廉神父的書信裏，我們可以見到他的內心是怎樣平靜興奮的。

他寫道：「這裏的生活，使我得到一個意外的收穫：我背着一副重担，但我逐漸卸去了靈魂上的各種毛病，更接近吾主耶穌！如果天主要的話，我得從這次大戰裏平安回來，我一生的時間，也不足以使我感謝天主的宏恩。我嘗夢想爲天主做幾樁比較得意的事業：出外傳教，捨生致命。但我同時也想到：未成之前，也許他已收我的靈魂了。近來我正在讀李般孟 Liberman 司鐸的通信。經驗告訴他：天主往往不欲滿足人的願望；天主且也要我功虧一簣嗎？」

「我在這裏，猶如在剛果的一位傳教士，缺這樣，少那樣，備嘗萬苦千辛。天主已好多次滿足了我致命的願望：前面危險，我還是向前跑，把性命奉獻給他；在他拒絕之下，第二天我又得再行奉獻。謝天主，他賞了我許多劇苦：一顆沸騰的心，站在死影之前！現在我已稍窺見了吾主山園祈禱時的悲哀；我要效法他，我該醒着，同他促膝談心。」

四月十六日，在他用鉛筆寫的一頁日記上說：「我到了這裏之後，吾主嘗一度明白地訓導我。我最大的缺點，就在不肯絕對服從他的命令；他要我犧牲性命，我沒有答應他。我並不怕死！天國的賞報還不够麼？但我迴顧這可憐的世界，尚有千千万萬的靈魂，未嘗獲得福音。認識他，愛慕他的人還太少呀！我不忍離開他們到天國去享福！」

「我擬定了許多計劃，爲宣揚天主的光榮；可是我仍未能全心照他的聖意而生活。目前的生活，才是他所希望於我的生活；我不推辭，聖寵勝利了。現在我可以說：他的聖意就是我的願望；我的一切，我已全部交給他了。」

「現在我已瞭解：非絕對的服從，表面的服從吧了；帶些私意的犧牲，表面的犧牲吧了。斷絕私意能斷得痛快淋漓，不拖泥帶水，才是至愛的表示。」火線裏的威廉司鐸，常擁有大無畏的精神，且和吾主常縝密地結合着。

他寫道：「上星期內，炮彈和雨滴齊飛，藏身戰壕裏的我，渾身泥漿，幾乎爲泥人兒，當時我儘得：不吃苦，難得入賢關聖域。待大戰閉幕之後，我將做一個隱修者！我從未這樣討厭過世俗，我的靈魂已疲乏了，我要求幽靜，我要在幽靜中同吾主密談。但這艱苦的生活，也自有其樂趣；因爲它不但使我援救了一羣可憐的人，且也爲我預備了一個更優美的將來。最足使我興奮的，就是我得日夜懷抱吾主在心口上。從前我讀聖教歷史，我知教宗庇護九世，嘗把聖體盒子掛在頸項間；當時我心裏非常羨慕。萬想不到，至聖的天主竟也賜了我這個無極大恩。祇要想到這點，一切戰爭的痛苦，煙一般地都消散了。」

五月七日，他寫信給一個朋友說：「有時候，我覺我軟弱不堪；有時候，我覺我勇氣百倍。即使坐在行將爆發的炮彈上，我也一無所懼。假如你看見我坐在一堆瓦礫上，四周時有砲彈的飛舞，



你一定要啼笑皆非。怕什麼呢？耶穌在我胸間，我雙手緊緊抱着他；他可以聽到我正爲愛他而跳着的心。」從此可見威廉神父對於耶穌的依靠的情愛，和犧牲的精神，無一不登峯造極，可嘆觀止。

## 再度上火線

五月廿二日，威廉神父寫道：「我要報告你一個不幸的消息：可愛的瑪淨茄伯小堂，已被一顆炮彈炸毀了；修女們也走了。它同我前線的生活發生過密切的關係：一個主日的早上，我冒着炮火，到那兒去做過彌撒；四月廿七日，毒氣戰時，我又一度去巡過禮。想到那座前我在上邊舉行過好多次聖祭，現已化爲碎粉的祭台，不覺感慨系之。」

「我記得修女們說過：她們對於司空見慣的炮火，已想不到逃避了。無疑地，這是上主的特佑：那天早上，她們忽然退出聖堂，而就因以脫險。她們的出走，使我非常懊喪；她們是我的恩人，屢次把夾肉的麵包，和熱咖啡供給給我。我從未見過這樣忠心服務的修女；她們三次遭了洗劫，三次重整旗鼓，繼續工作。我想她們很能有一天來到這瓦礫堆上，重起她們的爐灶。」

前線的兩層——外來的自尋的——苦生活，使威廉神父神經麻木，耳膜振盪；他就請了十天假，以資休養。

假期既滿，他欣然重上前線；可是迎頭就受了一場虛驚。他寫信給他的父親說：「爲了我們所據的壕溝，和敵人的炮位，中有相當的距離，我們常如無其事地談笑風生。但是這回，一顆炮彈竟看中了我們，落在我們近邊炸開了。」

「怎樣？我不知道！我只聽到一陣劇烈的炸聲，接上去，我就倒在地上。醒來一看，左面的二個同志，已一息奄奄；我連忙起來給他們終傅；右面的一個，頭上受傷很重。我呢，我只跌了一交，身上染了許多污泥和血漬，但沒有受傷。」

「記得炮彈炸裂前一分鐘，不知何故，我向前走了兩步；那顆炮彈正在我立過的地點爆炸起來，而我竟絲毫無傷；這不是一個奇跡嗎？」

威廉神父爲救助兵士，雖赴湯蹈火，亦所不辭的。

「人家說我：或是一個英雄，或是一個狂徒。我倒喜歡第二個雅號。俗人實在不懂：在司鐸眼裏，一個靈魂有何等的價值。我不管人家的判斷，我欲走我的路。」

「我還有一個報告：兵士們把一個大地雷埋在德軍的戰壕之下，待等爆發，便一齊衝將過去。時間已定了：夜間十一點鐘，十點鐘模樣，兵士們已分作左右兩隊，埋伏着靜待時機。我沿着戰壕走去，聽到有人輕輕地說：神父來了。他們的愁容，頓時改觀。當我給他們赦罪祝福時，想到他們快將長眠於幾步之外，不禁惻然心動。他們却異口同聲向我說：「神父，望天主降福你！我們已預

備妥當了。』這種感激的話，使我把我的辛苦危險，一乾二淨，全部忘掉。」

「德軍的間諜很伶俐，如果探到了我們的秘密，就會先發制人，炸毀我們的戰壕。倖倖，這次他們一點也沒有覺察。時刻近了，我便走進交通壕，奔到救護站，在離地雷約五百公尺處，等候傷兵。」

「十一點到了，猝然一聲巨響，沙飛石走，煙焰滿天。這幕慘劇，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。主！請援救他們；他們已粉身碎骨了，也許還將埋在地獄裏，受永火的煎燒呢！」

「靜默了約一分鐘，頓時像打開了地獄門似的，我們的炮火，密集於敵軍的戰壕上，發出空前絕後的吼聲。堡壘上的兵士們也狂呼狂叫，在炮火掩護之下，衝殺前去，把敵人一掃而空。在達到了目的後，重新回歸自己的戰壕裏。」

「德軍還砲時，我已退入暗壕，給臨終者終傅，受傷者裹創。早上四點鐘，我才得回到營裏；疲憊不堪的我的腦海裏，常掩映着這幅恐怖的圖畫。但，謝天主，我已把好幾位弟兄送進天國了。」

他又述說：「我們俘擄得一個德國兵；他只受了二三處小傷，年齡尚輕，牙齒格格地抖着。我給他一杯飲料，他不受，大概他以爲有毒藥在裏面。我說了句德語：Der Hund 解釋獵犬；他聽了更其打抖，以爲我要叫許多獵犬來撕他的腿。後來他漸漸明白我的意思，我又用法語，拉丁語，弗拉末 *Flandand* 語，同他交談，終於知道他是巴伐利 *Bavarie* 人，也是公教信友。我給他一串

念珠，他口親了。套在頸間，他說有一位公教司鐸在這裏，就用不到怕懼了；就此倒下睡覺。醒來他就找我，說要謝謝我。」

在殘酷的戰爭中，威廉神父好多次勸兵士們該愛護俘虜的性命。

一次，他寫道：「八月十五，是我發大願的記念日。」那天，兵士們在瑪淨茄伯村休息；下午，集在廣場上作角力之戲，德軍忽然轟炸起來了。「我一得到消息，連忙趕前去；但炮彈雨點似的集中在我的去路上，我只得暫時躲在一邊。當時悲慘的聲浪，不斷打擊我的耳鼓，前行幾步，十字路上，我發現一個躺在血泊中的哨兵；我扶他臥於道旁，且爲他念赦罪經，行終傅聖事。」

「忽然飛來一顆砲彈，打在我對面的牆上，我們都不受什麼影響。一個同志握着他的煙斗向我說：『神父，正險啊！有你神父在這裏，德國人的炮彈就沒用了。』我回答他說：『朋友，不是我的本領呢！今天是聖母升天瞻禮，聖母的長袍遮蓋着我們啦！』他說：『這是看在你神父面上而賞了的。』他們以爲我發了什麼聖跡。」

「一步哨死後，我也就走了。當我走近聖堂時，逢到四個弟兄正在踱方步，我沒有向他們說什麼，直進聖堂，他們也跟蹤而入。一剎那頃，德軍的炮彈，密向聖堂的白尖塔打來。小信德的我，時時仰視堂頂，怕它不很牢靠；雖有聖母的長袍圍護着，但我怕長袍上或有一個破洞，沒有補好，會還好，四周的房屋都已打壞，但聖堂上連一粒子彈也沒落着，我們都得無恙。」

威廉神父在前線，常冒着性命的危險，天天累得筋疲力盡。他說：「幸而我加入了愛爾蘭部隊；一般的隨營司鐸，每在援軍站、醫院裏、暗壕裏工作；誓反教牧師，更沒時間上火線。唯有我們愛爾蘭的隨營司鐸們，能和兵士們同甘苦，形影不離。我們的長靴與皮帶，果然不及他們的漂亮；但我們天上寶庫裏的存款，我想一定比他們的更充足呀。」

在前線時，威廉神父便在暗壕裏舉行聖祭。之後，去巡視五個救護站，念一份日課，聽神工，同兵士們談話。他寫道：「往往有軍官們前來稱我論道，結果，感謝天主，為他們每有好的收穫。我部下的信德與熱誠，每使誓反教徒發生疑慮，而向我們問津。午後，我巡視各戰壕；這並不使我發生興趣；因是爲了軍官們的殷勤招待，我反不得同士卒們熱切地來往。」

神父在前線，爲了埋葬屍首，救護傷兵的工作，夜裏每不得安睡。他自己說：「東方雖已起了堆堆彩雲，我還是立着。前日午後十一點半，我既掩埋了一個弟兄，二點鐘又當去送別一個同志的葬；方才回到房裏，又有人來報告：有個炸去了一條腿的小兵待救。我就趕去，雖爲着摸錯了路，多走了二刻鐘，但我幸能給他送終；這爲我爲他都是一個大安慰。」

他寫給自己的父親說：「今天請你到我臥室裏巡回禮；它位在戰壕的一隻角裏，進口處極狹小，這以防止彈片的侵入，和夜間寒氣的內襲。沒有門，也沒窗；屋頂恰好齊頭，一不小心，就會碰頂子。到現在我已撞了不知多少次，我希望再多撞幾次。」

「先我來住這間臥房的那個德軍官，嘗在房中鋪了不少的木板，因此裏面不很潮濕。希望天主報答他吧！某天，有二個大肚子貴客，到我房裏來；午膳後，我很怕他們走不出那個狹口。」

「這樣的臥室，這樣的床舖，當然不會舒適的；但在極度疲乏之後躺上去，那就等於躺在鴨絨被褥上了。」

不多幾天後，威廉神父講起洛斯城時說：「老鼠和蚤虱同我最親熱；我的暗壕，便是它們的俱樂部；半夜三更，在我身上跳舞奏樂。記得第一夜，一隻老鼠大王，竟得隨望蜀，從我腳上，經過我的腿，我的肚皮，一直爬到我面孔上；我只得起來同他打個招呼。那夜，我又二次起來過招待幾位蚤虱親王。」

「老鼠和蚤虱以外，還有不計其數的蒼蠅；糖漿麵包還沒送進嘴裏，它們却總要先過門大嚼。室中還飄着一種特殊的氣味，說來不很雅觀。」

「生活雖苦，但苦中自有其樂；我已把許多軍官小兵引進天鄉了。許多非公教的人，現在明白認識：唯有公教的隨營司鐸，完全顧到兵士們的生死大問題。衆口一詞的承認：愛爾蘭的公教兵士，是最勇敢的，最優秀的。可是他們能瞭解：愛爾蘭好男兒的精神，都發源於堅固的信德，和純正的宗教觀念嗎？」

按例，一隊兵在前線守滿了三月，可以到後方去休息一月。但是第十六師，雖守了六足月，仍

不求休息。對於這點，威廉司鐸寫道：「逾期仍請堅守，這是我們無上的榮譽。某晚，我們把一部份防線，讓給新部隊。不知怎的給德軍探悉了，忽然來了一個冷不防，竟被他們佔領，我們不得不再去奪回來。」

八月廿五日，長官令該師開回後方休息。開拔日敵軍竟豎起一根木桿，上面寫着：「第十六師英軍再會去跳舞吧！」愛爾蘭兵士真是鐵軍。六月前線，從未失過寸土，但二萬士卒，已死傷過半了。

當他們從亞眠 Amiens 後退時，情形非常狼狽。威廉司鐸寫道：「長官們都得騎馬，但我更願同兵士們一起背着行囊徒步奔走。因為這樣更能得到兵士們的喜愛。」

一天，威廉神父不單替一個小兵背行李，且還守着空心齋。聖人真是基多的狂徒。

## 索美河畔

當愛爾蘭軍第十六師，長途跋涉，浩浩盪盪，開入索美 Somme 河區的時候，英軍求援的電報，雪片一般地飛來。果然不負所望，他們兼程而進，馬到功成，先奪回了琴西 Ginchy，後恢復了其爾蒙 Guillemont。數月之後，陶賢神父追述這一役說：「索美河的勝利，足証愛爾蘭軍，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士卒。他們有猛獅的勇敢，哈爾特 Cotto 人的敏捷，他們深信一切，——就是死亡，也

不在例外，——都握於天主的手掌中。德軍狂炸琴西城時，——據說這是最猛烈的一次，——某同志却寫寫意地坐在一個砲彈洞裏，一面吸煙，一面修補他長褲上的一個鈕扣。」

「又有一個兵士，正在大啖其罐頭牛肉時，忽然來了一道軍令：爬上小山，奪取城池。他就立起身來，且食且跑，歸隊整理槍械。這許多好孩子，我怎能不喜愛他們呢？其中有一個，十六歲還沒有滿，但他從軍已一年了。德軍每說我們是師魔軍，「良有以也。」

「但是這次的空前勝利，犧牲了我們不少的戰士。想到這裏，我如何能不潸然淚下呢！所能聊以自慰的，就是他們離開這塵世之前，都經我辦了相當的手續。」

他們開往索美河去的當晚，陶賢神父接到某修女寄給他的一幅錦旗：前面繡着耶穌聖心像，後面繡着萬福瑪時亞像，和他們師隊的名稱。兵士們莫不喜形於色，以為這是耶穌聖母，特別保佑他們的徵象。果然，索美河一仗，第八槍隊受損最少。

一九一六年九月十一日，陶賢神父寫信給他的父親說：「最近幾天的生活，是我到法國以來最危險的。如無全能天主的特佑，我早已葬身沙場了。先後三次，炮彈嘗飛到我身邊，第三次竟落在我腳跟前，我想半條腿總難保了；可是出乎意料之外，連一點傷痕也沒有。一連幾晝夜，我們無法躺下來安息，只得帶着抖動的神經兀立着，醒着，但現在我們已調出火線，希望能到海邊去作一個稍長的休息。」



索美河上的白勒(Belle)城，是英法聯軍會集之處，在那邊，陶賢神父每早舉行露天彌撒；恭領聖體者，每有數百人。關於這點，他寫過下邊幾句話：「整個廣場上，跪滿着兵士們，他們信愛的情緒，溢於眉宇。教外人因而在患難中，也知呼號天主，甚至歸正者，爲數甚多。」

九月三日的晚上，正在兵士們安坐空彈箱上晚餐的當兒，忽然傳來一道該在十分鐘內開拔的軍令。一兵士們連忙剖開麵包，夾上幾塊肉，整隊前行。我當時，還守着空心齋，至此也只得縮緊褲帶，喜笑自若地跟他們前進。一奔跑了二小時，才得作十五分鐘的休息。陶賢神父常背着祭箱，但一連五天，已不能舉行聖祭了：這爲他是件最大的痛苦。

翌日清早，他們就開始爬越山嶺，趕赴前線。在洛斯城時，白晝誰也不敢在平地上行動，大炮也都鬼鬼祟祟地，躲在隱蔽之處；這裏不同了，數百尊大炮，威風凜凜地，站在戰線上，人和馬，也像沒有戰事似地，在陣地上，縱橫馳驟着。但是在這死谷裏，到處可以找到英雄將士們的骸骨。威廉神父也幾乎葬身其間。

「……我站在大約百公尺外，目送着一小隊弟兄穿越山谷；忽然大地張開了一隻巨口，把二十來個弟兄，全部吞了下去。當半空裏，沙石狂舞之際，德軍的砲彈，又恰好落在那個坑裏。我連忙從斜坡上奔前去施救，一塊飛石，正落在我肩膀上；還好，沒有大害。我先給他們念了赦罪經，然後分別予以救護；計未嘗受傷者二人；在因重傷而領終傅的同志中，二人已失掉了他們的額角。」

十個志願兵，在我旁邊，翻掘泥土，希望能救出活埋在三公尺深的泥沙下面的幾個兵丁。戰爭是可怕的，但戰爭裏，人家表示的犧牲精神，是最足寶貴的。」

「退守的命令來了，我們遂得在小山上，坐下來透口氣。但在離我們十五公尺的後面，野戰砲，和六十公分口徑的砲，仍繼續向敵方開去。有幾顆砲彈，一離砲口，即爆炸了；我身邊一個兵士，就因此枉送了他的性命。……傾盆大雨，隨着隆隆的砲聲，也來湊熱鬧。當時我們一堆堆緊緊匍伏在砲彈洞裏，以禦寒冷，但雨水活泉一般的，汨汨而來，弄得我們都浸在水潭裏。這是我生活史中，最可記念的一夜：雨落在頭上，從頸項間，一直瀉到脚跟，冷得牙齒都相打起來。我想到「人子連枕首之地也沒有，」覺得心有所感。」

軍令又來了：進佔萊士 Lois 森林。陶賢神父寫道：「這次行軍，我們先走了一條泥濘的小路，有時還得跨過許多亂七八糟躺着，和半已腐爛的屍體，這是可怕的，但又怎樣呢？誰知道：一天，也許有人要在我們的身上踏着走呢？」

「半小時後，我們才走出這個墓穴。我們瞥見一個砲洞裏，一個英兵，和一個德兵，還徒手肉搏着。別的一對却手握着手，親愛地躺着。一個十七八歲，身軀魁梧的德國兵，春風滿面地倒在地，似乎已望見了天國的榮光。如果他的慈母，看見這種情形，當也可以稍稍自慰！」

「從這肅殺的臭惡家園裏，我們可以推測那仗是怎樣劇烈的。近邊的救護站上，許多傷兵

業已包紮，正待運往後方醫院去的同志也給炮彈打死了！」

「半路裏休息時，除爲我手下的兵士們，念赦罪經外，我又給他們說：『同志們，望天主降福保護你們！』」話才說完，忽然走出一個兵士，握着我的手說：『先生，我不是公教徒，但我很感謝你的祝詞。』軍隊續向森林進發，我和軍醫倆，留在救護站上；森林前面，便是敵人佔領了的城池。」

「我們佔據的是森林，德軍佔據的是斜坡。爲了微小的距離，不用望遠鏡，我們也可看到敵人的動情。當兩軍互相殘殺的當兒，我常惦念着森林裏的弟兄們！他們果然佔着地理的優勢，但德軍不斷炮轟我們的給養綫，因此飲料食糧，不能及時送去。十來個傷兵，想退回後方；可是半路裏，先後都給大炮打死。黃昏報到，炮火也慢慢地冷下來了：營救心切的我，就匍匐而前，想趕到他們那邊去。可是一個坼候兵攔住我的去路說：『神父，即使你能爬到森林裏，也沒用處，危險是很大的；還是等到深夜，讓我們的傷兵運回來，再作道理。』」神父，你當明瞭：我們只有你一位隨營司鐸，怎可輕易枉送你的性命。」我聽了他的話，就停止前進。不多幾時，敵軍展開猛烈的反攻，竟打敗了哥爾諾 Cornouailles 隊；但我們英雄的迫地隊，終恢復了原有的陣地。」

「當時，我們在森林對面的一個小山上。根據某個傷兵的報告：德軍已佔領了森林區，給養綫也已被切斷，司令部恐還沒有知道；傳令兵且給我們說：敵人已逼近山谷，正向我們的山峯衝來。我們健步者，還易逃避，但這許多傷兵呢？白晝，他們還可乞靈於那面紅十字旗，但黑夜裏怎麼

辦呢？十餘顆炮彈已打來了，牆上灑滿着鮮紅的血，富於情感的我，難免簌簌落淚。謝天主，事情並不像我們所逆料的一般險惡，我們的士卒已把敵人趕走了。但是半小時的苦悶，已够我們提心吊膽了。」

威廉司鐸在他十月十一日的信上，敘述九月九日，索美河上舉行陣亡將士追悼會說：「我們先把暗壕掘深了些，然後把餅乾箱，放在兩隻德人遺下的槍架上，權充行禮的祭台。聖祭時，陣陣的炮彈，還在壕溝上面交織着；我很爲我的聖爵擔憂。這天，參與聖祭者，特別的多：生者之外，還有堆堆的亡者；氣象的淒涼，真是空前的。望主賜伊等永安，而以永光照之！」

英格蘭軍進攻失敗後，令第十六師愛爾蘭軍，於九月九日晚奪回琴西城。陶賢神父寫道：「五點鐘的辰光，我登在城對面的小山上，遙望兵士們，怎樣衝鋒陷陣。一陣機關槍雨，迎接我們的兵士。我們的大炮，立即予以掩護，頓時煙霧迷漫，視線被阻。約一分鐘後，我們的將士，橫衝直撞，一鼓而前，把德軍打得像落花流水。如果沒有停止進攻的命令，我想他們也許要直搗柏林哩。」

「一晚上九點鐘，我們希望能調回休息；可是忽來了一道再進的急令。這半小時的路程，是永遠忘不了的：天像墨一般地黑，炮彈交織着一道道閃電似的金光；我們踏着遺棄的槍械和疆臥的屍身前進，時時有進入死域的危險。及到了城後的戰壕裏，我們才得安息，躺臥在地上，等候可愛的太陽，再臨人間。」

九月廿三日的信上說：他坐過火車，汽車，又騎過馬，已到諾爾芒地 Nonandie。在那裏休息了一星期，開往比利時駐防；那裏比洛斯城更平靜，二軍像私通好了，大家休息的。在比國一直防守至十一月初，其間陶賢神父，嘗請假一星期，回愛爾蘭探親。

## 聖誕節

十二月初，陶賢神父奉命調往第十六師第四十八槍隊任職，當然他和第八槍隊的弟兄們，大家流過一場惜別的淚。

陶賢神父對於他的新戰壕，有過下面一段記載：「一條裝着泥水漿的深溝，旁邊幾個洞，上面幾塊鐵皮，再上面幾隻沙袋，這就是做舍。它的門即是窗，它的窗即是門，不但陽光空氣，就是風霜，雨雪，野貓，老鼠，爬虫，都可自由出進。」

白樂文 Browne 神父也在這裏住過。他寫道：「每八天，我倆——威廉司鐸和我——互相對調一次。他很客氣，調防的那天，清晨即來，讓我早些回去休息。……分別時，我們彼此輪流告解。第四十八槍隊在前線從來沒有缺少過隨營司鐸。兵士們往往說：「陶賢神父的暗壕不會被炸的。」因而每次逢到大轟炸，非武裝的人們，慣向他的臥房裏來藏身。一次，人家在他只能容四人的房間裏，發見了十二個避難客。」

一天，陶賢神父才吃過早飯；忽然聽到有顆炮彈飛來，及退到門邊，炮彈已在二百公尺外爆炸了。接着第二顆，第三顆，越打越近了。僥倖，他的暗壕頂上，只落了些碎石殘磚。他寫道：「幾時我去盡我的神聖職務，雖冒着極大的危險，我也一無所懼；可是當我坐定時，反心緒不寧地怕有一顆鐵珠會把我打個粉碎，或是把我活埋在泥沙裏。謝天主，這個弱點，却沒有被人家看破。當我在索美河時，某個軍官給我說：『我希奇，怎樣在極危險的時候，你會鎮靜如常呢？』我很覺慚愧地答他說：『恐也未必嗎？』」

「某日下午，一個似乎炮彈降落的巨響，把三個弟兄，驅到我暗壕裏來。我們都以為這是敵人的礮火，所以當我們把麵包向喉嚨裏塞的當兒，木鷄似的我們，還恭候着第二、第三炮的光臨……忽然我們都哄哄大笑起來了；原來我們自己的炮兵正在大顯身手啦！這到是很值得記念的一天。」

乘着聖誕佳節，聖誕老人給陶賢神父送來了不少的禮物。「L與W二君的煙草最對胃口。你的禮物，是在大風雨裏送到的。當我穿着長靴，披着雨衣，向火線上的武裝同志，分發煙草的時候，我感覺他們都興奮得不亦樂乎！」

聖誕那天，陶賢神父恰在第二防線上，乃得在洛克Lodge城聖安多尼女校裏舉行子時彌撒。該校，戰前原有三百多寄宿生與孤女；它的聖堂相當廣大華麗。假若把它接連飯廳的門戶打

開，它的座位就可增加一倍。彌撒前一小時，聖堂，飯廳，走廊，早已滿坑滿谷。遲到的兵士們，只得站在外面。這次，來參加盛典的，還有不少別師隊的兵士。陶賢神父在彌撒前後共聽了九小時的告解。

「彌撒時，女孩子們的鶯聲，給我們播送着 *Adeste Fideles*，非常動聽。在這熱心的氛圍裏，有幾個兵士的臉上，竟掛着行行的淚珠。可是外面仇恨的大炮聲，還狠心地陪奏着良人受享太平於地的歌聲。」

「那夜，恭領聖體的人打出了五百關頭。你看我勞苦的酬報怎樣……」

聖誕味爽，戰場上，白旗招展，點綴着一片昇平氣象。大家偃武修文，慶祝和平君王的華誕。

新年裏，政府頒賜十字寶星給威廉司鐸，為報答他索美河畔的勞苦。一月四日，威廉寫信給他的老父說：「本來一個隨營司鐸，絕對不希冀這一點賞賜。如為這種虛榮而奔走，豈不輕看了天福。但我為着你的歡心，也欣然接受了。」可是別處他又說：「他們祇賞了我一個十字寶星，吾主却賞了我許多的十字架。」

## 冰 天 雪 地

一九一七的年初，前線冽凜苦寒。陶賢神父的日記上寫着：「一月廿七日，寒冷！廿八日，更

冷——廿九日，極冷——三十日，！！！！——這幾天他沒有寫信，就爲了寒冷，難於握筆的緣故。

「早晨面還沒有洗好，洗臉水已結了冰。腳上須用鯨魚油去擦，以免凍裂之虞。暗壕像冰窟，戰壕更不必說起；看到在戰壕裏受墮指裂膚的兵士們，我再也不敢啼冷號寒了。」——連十五天，寒暑表常在零度之下。——彌撒時，聖爵裏的酒也凍結了。成聖血時，須設法予以溶解……」

他們的糧食，也跟着寒暑表愈趨愈下：「每天只分得一些麵包和罐頭牛肉。茶水的來源，不堪設想：泥潭裏，浸着死馬死狗的水，拿來燒開了，就灌進我們的肚子。不論水是棕色的，墨黑的，祇要分得一杯，都是最好的飲料……罐頭牛肉我素來不喜歡，但那裏可以找到更好的菜餚？」

一月十七日他寫道：「火線上流行着一句話：『肉燉豆。』這是糧食管理員發明的，他們研究得豆的營養料比肉要强一倍半；因此愛爾蘭軍士們，老是吃這道菜。那些發明家，因爲自己用不到滋補，却天天大啖其羊腿。肉燉豆的製造法如下：備一隻大鐵鍋，放一斤豆，豆上面放一塊銀元般大的肉，加水烹煮。當搬上來的鍋子上，貼着一條標語：五粒豆勝過一塊肉。這便是我們的一道佳肴。不久，我們都吃得討厭了，預備向司領部請願。實在吃片老牛肉，比吃這種補品還強。」

陶賢神父的內修精神，我們一讀下邊他日記上的一段就可明瞭：「我很願意供人使役，受人輕看。我立定志向，要遷就我侍從的行動；譬如，隨便他幾時來輔彌撒，不去催他；總勿責斥他；隨他預備什麼菜肴，什麼時候送來，我都滿意。」



在他十二月廿二日的信上說：「我的彌額爾會得意洋洋地把布丁炒肉片，送進我的房間。他真是一個老實頭；可是我不敢介紹給你當廚司。」

白樂文司鐸的信上，關於這個老實頭，還有一段更可捧腹的事件：「一天，威廉神父授雙長靴給彌額爾，叫他去擦，他就三腳兩步，走到泥沼裏，把兩隻靴，反來覆去，浸在裏頭，滾了幾滾；然後如無其事地拿了回來。我問他爲什麼不及早辭他的職，他回答我說：「彌額爾非常誠實，從他我得益良多。」威廉司鐸的忍耐，給了我一個深刻的印象。」

威廉司鐸的耐苦精神，在他下面一封信裏，顯得更加明朗：「比國的壕溝生活，使我想到田奧琴的木桶生活，但我從這生活得來的觀念是高超的。聖子耶穌不是誕生在馬棚裏嗎？馬槽爲床，缺這樣，少那樣，那一件能得稱心如意！那麼啖啖冷硬的老牛肉，喝喝火油似的飲料，有什麼了不得。當我咀嚼殘硬的麵包時，我常想到耶穌的那句話：「我的食糧是你們所不知的。」」

和平君王的慶辰一過，戰鼓又敲起來了。「聖斯德望瞻禮日，當兵士們在荒地上玩足球的時候，刮啦一聲，從天外飛來一粒彈珠，三人當場畢命，七人受傷倒地。受傷的送進醫院，死了的抬出掩埋，其餘的兵士照常玩下去。說也希奇，大約爲了敵人的炮手崇拜我們士卒的英武，已不作第二次的轟擊了。你看我們的兵士怎樣視死如歸！」

聖誕後幾天，威廉神父幾遭不測：「我踏着自由車，方才追着了，一輛馬車，偶不小心，車子翻

身，跌在馬車下面。僥倖，兩匹馬走得很慢，我連忙跳起來，遂免於難。路邊幾位軍官見了，含笑向我說：「聖誕香賓，還有一點餘效呢？」

元旦日，陶賢神父寫道：「昨夜，在隆隆的炮聲裏，我們送別了一九一六年。恭賀新禧的聲浪，從我們的礮口裏，熱烈地播送出去。可是從對方，只傳來了微弱的槍聲，未見相當的還禮。真令人掃興。他們或是正在年酒的酩酊大醉之中嗎？」

「不，敵人的陰陽怪氣是有計劃的。一小時後，我們的炮火方止。他們的轟炸却開始了。這種強有力的轟炸，連續有二小時又一刻。」

「我們爲了子彈已盡，只得讓他們耀武揚威，拉長了臉，坐以待斃！當時，我一些工作也沒有；念我的大口課，在憂心忡忡的空氣裏，爲弟兄們熱忱祈求……」

「我已不能久待了，許多人恐正鴿候着我的救援嗎？炮火略稀，我就攢出暗壕。走出不滿六步路，一顆炮彈向我飛來，我連忙伏倒地上。幾乎活埋在沙泥裏的我，喊着：『吾主，我當就出離此世嗎？』話未完，我已笑顏逐開，因爲炮彈的落點在離我暗壕二步路以外，而我並沒有受傷。」

「我繼續前行，在路上找到二個輕傷，一個重傷的兵士。我爲那個傷重的行了終傅後，就把他送到救護站，然後循預定的路程，前行巡視。真奇怪，幾百顆炮彈，祇打傷了他們三人，別的都安然無恙。」

十二月廿八日他寫道：「我做彌撒的地點與環境天天不同，但今日格外使我感慨系之。兵士們雖有他們的缺點，但都喜歡望彌撒。他們每聚集在一座空校舍裏，不顧寒冷潮濕，在二枝伸着一隻抖抖長舌的臘燭光下，跪着禱着。他們的信德與熱情，足以打動沒信仰的人們。他們像小孩子一樣的膽怯，但知恩心極深。」

他們對於司鐸，常表示相當的敬愛。二月二日下午，陶賢神父從外面巡視回來，忽然敵人的大炮轟過來了。他就避入一個地窟裏，而已躲着十個兵士。他們看見了神父，都喜形於色；其中一個竟說：「神父來吧！我們可得保障了。」他們以為他是不会受傷的，因此看見他奔波在槍林彈雨之間，也不以為奇。實在威廉神父的作風，彷彿可以這點做證明：準備衝鋒陷陣的前一小時，他終是在火線上各處奔跑，給他們赦罪降福；他們也因此就勇往直前，視死如歸。

他雖然這樣勞苦，但夜間只有一二小時的安歇。當他清夢正酣的時候，每有人去催醒他說：「神父，火線上有二人受傷很重！」他立即起身，趕往施救，他絕不顧慮自身的安全，他但掛念着躺在血泊裏，與死亡掙扎着的弟兄，唯恐不及施以最後的救援。

一月十三日早上，發生了一幕悲劇。「一個弟兄給炮彈活埋在壕溝底下，救起來時，兩條腿都已壓碎了。滿身創傷，令人觸目驚心。他還年輕，完婚至今，才過一月。救護員忙着設法包裹他的兩腿，其他弟兄們靜靜地圍觀着，都不勝兔死狐悲之情呢！」

「戰場上岑寂非常，唯有遠遠傳來的幾陣炮聲，和暗壕裏臨終者的呻吟聲互相呼應着。六出的雪花，在大氣中飄着，舞着，停在活人頂上，落在死屍身上。大自然似要以白袍掩沒一切的罪孽！」

在「信者靈魂，出離此世」的經聲中，我們送別了這個壯士。我想仁慈之主，一定要托開慈父的雙手，抱他吻他的。歸途中，我並不哀喪；他早已到達極樂園了。」

在這殘酷流血的沙場上，公教司鐸打開了和平的天門。在那裏，「天主將擦乾人們的眼淚；在那裏，再也沒有死亡，沒有悲傷，哀號，疼痛了；這一切都已過去了。那個坐在寶座上的主宰要說：你們看，我已復新了一切。」在這戰爭裏遭難的人們，再等一會兒吧；新的天，新的地，即將顯映出來了！軍旅之天主，終歸要得勝的。」

## 復活節

一九一七年三月初，陶賢神父得到了十天的休假，他就回愛爾蘭去；這是他最末一次的省親了。十天過後，他又回到軍中。他的從軍生活，已經有十三個月了；還有五個月的辛苦工作等候着他。

以前，陶賢神父曾經敘述過一場空中血戰說：「我們的空軍略有一點戰績。但德國的空軍

將士的技術，着實勝過我們。好多次我親眼看見：我們的航空員四面偵察，想找尋一二隻敵機，迎頭痛擊，却沒有找到；待飛得疲倦了，回去吃點心的時候，敵機却光臨了，盤旋在我們頭頂上；拍照片，尋炮位，肆無忌憚，寫寫意意的飛來，寫寫意意的飛去；不單避免了一場惡戰，又偵察到不少秘密。」

「昨天（一月七日）下午，我目睹了一場空戰。我們的一架飛機正在巡邏時，忽然一架德機自雲間出現了。當初它飛得很高，逃過了我們的探空員的視線；這時，它向着我們的飛機，直衝下來，我們的駕駛員猝不及防，飽嘗了一陣機關槍彈。等到想要還擊，敵機早已逃得無影無踪。我們的飛機，尾上冒出一道濃煙，油箱中彈了！駕駛員倒還鎮靜，不肯讓飛機直落下降，跌個粉碎；他慢慢地把飛機停下來，終算保全了他自己和偵察員的性命。但那位偵察員已薰灼得比黑老哥還要黑了。」

「今天敵機又來了。這次倒霉的，是我們的一架氣球。一陣彈雨之下，氣球着火了，高空中只見一團火燄，吊籃裏兩位偵察員，向外一躍，像拋石一般地落下來，看看快將着地，不禁為他們提心吊胆。忽然降落傘張開了，他們輕輕着地，一點沒受傷。」

陶賢神父省親才回來，第四十八旅即奉到上峯命令，後退休息。這次退防，更好說是為補充人數，預備再上場決戰。三月卅一日，聖枝主日的前日。清晨，我們離開了比國。光耀的太陽，高傲

地掛在空中，把泥土晒得又堅又硬。我們的隊伍在路上走着，更顯得耀武揚威。全旅分爲四隊，每團由軍樂領導，運輸隊殿後。我們最先一隊，更受到鄉村農民的歡呼掌聲。軍隊中個個都是雄糾糾的，鄉人見了自然喜形於色。步行了三十二公里，到哈士白魯 *Hansbroeck*，又前進五公里，借宿在某一個小村上。翌日，聖枝主日，天尙未曉，到村中聖堂裏恭行聖祭。又是一天的長途跋涉，到加來 *Catalis* 海峽與聖奧曼間的諾陶斯鴿 *Nordausques* 村，作十五天的休息。

槍炮聲果然遠了，但陶賢神父的工作並不因此減少，他寫道：「早上，兵士們演習衝鋒肉搏，殺聲連天，可使山崩地震。我想最勇敢的敵人，聽了也要退避三舍哩。下午，玩足球或別的健身運動，個個都練得銅皮鐵骨。隨營司鐸也忙得不亦樂乎。兵士們分駐在鄉村中，田舍間；要想巡邏一轉，實不容易。我正計劃着怎樣使他們在復活瞻禮那天，都得恭領聖體。每天我給他們舉行聖祭，領聖體者不少。今天也有七十位弟兄領聖體。晚上我到別一個村上，公念玫瑰經，聖體降福，聽告解。他們四散分居，我該去一一勸慰他們。可惜一天只有廿四小時！」

聖主日與復活瞻禮，恰值休息時期，兵士們度這佳節，都是興高采烈。陶賢神父寫道：「聖瞻禮四晚上，降福後，我向他們徵求九位志願員，爲在明天夜裏陪聖體，每人一小時。弟兄們一擁而前，竟有數百名；如果每小時要三十人陪聖體，也綽綽有餘。我就挑選了最先的九名。他們這樣熱愛聖體的精神，使我自嘆不如。吾主一定要降福他們，也唯有吾主能够真實地報答他們。」

「復活瞻禮日，真是值得紀念的一天。兵士們由軍樂隊領導，魚貫入堂，可惜聖堂太小，許多人只得鵠立堂外。八位排長持着槍，槍上裝着光亮亮的刺刀，在祭台邊侍衛着。舉揚聖體聖血及領聖體時，樂隊高奏敬禮君王的曲調，兵士們倒槍致敬。彌撒中，由青年女郎和小妹妹們唱經，增加了不少興趣。」

陶賢神父又寫道：「愛爾蘭兵士們的信德與熱誠，到處給鄉人們留下深刻的印像。有一次，本堂司鐸向信友們談話時，把我們愛爾蘭兵士當作他們的表率。我當時聽了，心中又快樂，又慚愧。」復活瞻禮日，本堂司鐸的募捐箱裏，塞滿了銀元，與五佛郎的鈔票；這驚人的收入，又是愛爾蘭軍人一片至誠的憑證。」

對於那位本堂司鐸，陶賢神父寫過以下的幾句讚語：「因着這樣一位聖德的司鐸，村上的教友生活，很有蓬勃的氣象。對於我手下人的神業工夫，他比我更操心。他不單給我施行聖事的便利，又悉心幫助我。」

「法國神職班在這次戰爭中，着實功勞不少。許多地方教友都走散了，有時連大帶小只剩一二百人。一位裝着木脚的司鐸，却仍在爲他們奔波忙碌着。往往工作少，人就懶了，工作繁多，做得反更有興致。開戰以來，法國已有三千餘位司鐸，慘死於戰場；活着的，往往擔負着二三位本堂司鐸的職務。意外的忙碌，給他們一個成聖的機會。」

光陰如箭，十五天已過去了。復活禮瞻後第一主日，愛爾蘭軍隊開拔了第一夜駐在聖奧曼 Saint-Omer。陶賢神父乘機參觀了一座十二世紀的主教大堂，與一座耶穌會老校舍。

村上的小石子路很難走，加以冰雹雨點，雙管齊下，八小時後，才到洛克城。饑餓飢腸，更是鬧個不休。沙場上忍飢耐寒的生活，又開始了。

## 聖母月

聖母月的上半月，第四十八旅退出火線，駐守第二防線。陶賢神父乘機作一次遠足春遊。我特地去拜訪亞美德的修女們。當我初來法國時，她們嘗殷勤招待過我。她們離我現住的營舍有八十公里。春光明媚，萬花爭妍，正是郊遊良辰；我就騎上我的自由車，慢慢地前進，預備在修院聖堂裏借宿一晚。沿路每座聖堂，我都進去造謁參觀；晚上才達目的地。一位看門修女驚奇地說：「神父，我認識你；但讓我先去報告院長姆姆。」她走後數分鐘，院長姆姆和多位修女來了：「啊！神父，報紙上不是登載過你已給炮彈炸死了麼？你不是耶穌會士陶賢司鐸麼？」我給她們解釋：死了的是德尼陶賢司鐸，我是威廉陶賢司鐸。因着那一番的誤會，她們倒爲我念了許多經，又望了許多彌撒。僥倖，我得到了一頓豐盛的晚餐，又安適地休息了一夜。翌日，我參觀了聖拉伯爾的故居……」



「回來時，路過諾來明，本堂司鐸爲我詳述那座聖堂的遭遇，與聖母像的歷史。當我們離開洛斯城時，我們的司令要爲陣亡將士留一個紀念，因此叫匠人用白石雕成一座高與人齊的聖母像，像座上刻着陣亡將士的姓名，爲放在諾來明聖殿裏。我們每人都得到一本小冊子，裏面有聖母像的照片，及各人的題名……」

「苦難主日上，彌撒前一刻鐘，聖像運到了諾來明村。人們問神父要把聖像放在那裏。神父叫他們暫去休息，等到彌撒後再商議；神父自己也退入花園裏念大日課；輔祭孩子們也出堂玩耍去了。空空的聖堂裏，忽然刮拉一聲，一顆十五寸的德國炮彈，穿過堂牆，落在彌撒間裏。平常的炮彈，打在牆上，就炸開；這一顆，却是海軍用炮，穿過了牆壁才爆發，因此損失很重。」

「一堂裏碎磚殘瓦，遍地皆是，好像中了四五十顆炮彈似的。其實只中了這一顆。祭台，椅子，跪凳，欄杆，一切都打得粉碎；屋頂與牆壁，也倒塌了一角。畫像，刻像，風琴等，倒的倒，碎的碎。二十餘扇彩色花玻璃窗，一扇也逃不脫破碎的厄運。所饒倖的，就是誰也沒有受傷。如果遲了十分鐘，聖堂裏要是充滿了兵士，恭望大禮彌撒，那麼，一團肉醬，何堪設想！」

「天主的全能，常出乎人意料之外。祭台邊有一幅大苦像，聖身的一隻手給炸去了，別處却毫無傷痕；架下的若望打碎了，瑪達助納的心上，中了一彈片，——這正是她的素願咧！聖母還站着，祇有手上，略受微傷。聖體龕子，沒打碎，聖爵也沒翻，聖體仍好好地保存着。」

陶賢神父隨同兵士們，又到了比國。他同白樂文司鐸計劃聖母月的敬禮：每天晚上，公念玫瑰經，唱聖歌，聽道理，聖體降福。『這種種熱心善工，得到了意外的收穫；許多亡羊，重歸聖棧。其中有一人，已多年不開四規，性情又粗暴，我屢次勸他，毫無效果。沒有別的方法，唯有把他托付聖母。昨天晚上，我又逢到他；我就善言開導他，告訴他靈魂上所冒的危機。他的心又冷又硬，我的勸導，毫不中用。忽然我換一句話說：『現在正是聖母月，諒來，你終不至拒絕聖母呀！』可憐的亡羊，立刻跪下來了，他痛悔，他告罪，他領聖體，他一躍而為吾主羊棧裏的幸運兒了。』

## 在 前 線

上火線之前，隨營司鐸往往給兵士們赦罪。陶賢神父描述開拔前的光景說：『領告解聖事者很踴躍。但仍有許多弟兄爲了職務關係，不得前來告解。該上火線了，誰也不免有死的危險，我就給他們放一個『總赦罪。』這真是很感動人的一幕；一大隊兵士，端正地跪着，同聲同氣的說：『吾天主，我真心懊悔我所犯過的罪。』從他們嚴肅的口吻裏，即使他們沒有流淚痛哭，我也知道他們一定有真切的痛悔。司鐸的手舉起來了，他們俯首叩胸，恭聆司鐸念的赦罪經。他們的臉上頓時顯出來和平和快樂的氣象，欣欣然背上鎗械，整隊前進；即使魔鬼顯形來捉他們，他們也一無所懼。看見了這種光景，我內心所得的安慰，把外面的一切勞苦，掃除精光。』

前線的生活是勞苦的。可是陶賢神父在某封信上說：「我老實說這一年是我有生以來最快樂的了。即使有時我似乎嘗到了最難受的痛苦，但我內心常有一番自得之樂，扶助我在痛苦的道路上前進。」

寒冷時，寒暑表的水銀柱常落在零度之下；雪珠暴雨，霖得像隻落湯鷄。天熱了，驕烈的太陽，曬得你頭昏腦脹。日間，背着行囊，東奔西走，頭上是烈日，脚下是泥漿，弄得滿身是汗，是污泥。晚上又不得安睡，忙着埋葬尸首，終傳傷兵；或是一個刮啦啦的炮彈，把你從夢中驚醒。不巧還得嘗嘗德國製的毒氣。這種艱辛的職任，非有極大的勇敢，誰也不能擔當。

陶賢神父信上又說：「困苦與貧乏是暫時的，如果勇敢地忍受了，却有一番甘飴的餘味。爲天主，爲聖母，而吃一點苦，不是一件樂事嗎？但人性是軟弱的。在危險與死亡之前，終不免心頭輓。一位有經驗的軍官對我說：『以前我不懂耶穌在日色瑪尼山園裏爲什麼也悲傷焦急。』可幸，天主的聖寵儘够我們的需要。在艱難中，我感謝天主，因爲賞了我光榮的苦爵。」

七月廿五日，陶賢神父寫給他的父親說：「有一羣人光臨敝舍，我卽退到角落裏，讓他們進來。他們給我抬來了個奄奄一息的弟兄……病人微露着眼，看見了我說：『神父，是你嗎？謝天主！我心裏平安了。神父……神父……善生必得善終……』我連忙給他行終傳聖事。在他碎裂的面孔上，竟沒有一處可以下手傳聖油。過後，我的手上染滿了鮮紅的血迹。他哀嘆的聲音停止

了。——我好多次經歷過，終傅後，病人的痛苦減輕不少。——我把苦像輕輕地放到他嘴唇上，同他一齊誦念着：「耶穌，仁慈的耶穌。」當我最後一次降福了他，他的頭側在一邊，他已投入吾主的懷抱中去了。希望他在永福之鄉沒有忘記我。」

五月廿二日的一封信上說：「敵人的大炮驚醒了不少弟兄的良心。否則他們輕易不肯到司鐸跟前來的。炮彈雨點似的落下來，很多的人就擁進了我的暗壕。我站在角落裏，一位弟兄來跪着告解。他的同伴告訴我：他已好久沒有拜見司鐸了。念完了赦罪經，彈雨更形稠密，飛沙走石不斷打在門上，牆壁震動得像要倒下來；我連忙把聖體分給衆人領了，念了些短短的謝聖體經。暗壕裏的避難客越聚越多，擁擠得竟像隻沙丁魚罐頭。」

「炮火稀了些，我就出去巡視。我想一定有許多死傷的兵士。謝天主，誰也沒有死，連受重傷的也沒有。……炮聲又緊了，我該回到暗壕裏去。這時紙有二條甬道，一遠一近。慣常我是喜歡抄近路的，這次不知怎樣，本能似的選了較遠的一條。倏倏，一顆炮彈恰好落在那條近路上；假使抄了近路，我早已……回到住處，又有一長串人等着告解，忙得不亦樂乎。德國炮彈實是勸人告解的利器。否則即使你講得舌敝唇焦，人們還是裹足不前！」

五月廿九日的信上說：「前幾天，我到火線上去給兵士們念總赦罪經。當我走到救護站時，一小隊兵士已向右前進了。待我到了那邊，他們又前進，已伏在交戰線上了。我跳過沙堆，跌在一

個炮彈洞裏，再爬起來，伏在地上，用雙手和膝蓋爬着前進。地上滿是彈片，亂鐵絲網。一路前進時，我流了不少的汗和血。」

「他們都靜靜地伏在地上，恭候死的光臨。我叫他們輕輕地念痛悔誦，然後我舉手降福，給他們念赦罪經。其中有一個，怕赦罪經的效驗沒有及到他，因此跪起來，大聲念痛悔誦！我想遠在柏林的敵軍也都聽到了。」

「炮彈洞不少，可以權作躲身之處。翌日，不少的弟兄已經爲國捐軀，我給他們一一埋葬。痛苦之中，也稍有一點安慰：他們的靈魂都已經洗得一清二白了。」

一天晚上捉得一個德軍，腿上受了重傷，他會講法語，也能勉強說幾句英語。陶賢神父述說：「我盡力安慰俘虜們，因爲兵士們往往不肯可憐他們，還要恐嚇他們說：『燒死你！活吞你！』我請這俘虜喝茶，安慰他幾句；後來，我在他袋口上發現一串念珠，我就問他是否公教信友，又介紹我自己是公教隨營司鐸，叫他不必怕懼。他驚訝說：『先生，你是司鐸嗎？』接着他把自己家裏的住址給我，叫我通知他的家屬，他又流淚說：『可憐的爸爸和媽媽一定很憂慮着呢！好天主，我苦呀！但主，我把這一切奉獻給你……』我希望能把他的信託瑞士紅十字會轉寄，這爲他的雙親一定是一點安慰。」

六月三日，陶賢神父隨着兵士們回到第二防線休息。他們十六天沒有好好地睡覺，都是疲

憊不堪，所以兵士們至中午才來望彌撒，陶賢神父也可以睡個暢快。

他們退防時，爲了一點誤會，勤務兵忘記把馬匹牽來，陶賢神父只得步行回去，還得背着沉重的祭箱和行李。早上二點鐘，神父到了女修院的司鐸住所；但他的臥室上着鎖，鑰匙在修女那邊。神父不願驚醒她們，就睡在門外平地上。翌日，神父在廣場上舉行聖祭，兵士們團團圍着祭台。頭上是金黃色的陽光，脚下是碧綠的草地，神父寫說：「當我捧着天神之糧在草地上往來分送時，不禁想起往昔吾主曾用七隻饅頭，養活過幾千民衆。這天領聖體的有七百餘人。我又想起當初十二位宗徒給幾千人分送饅頭時，一定也像我一樣的困乏得手痠腳軟！」

陶賢神父對於活着的兵士們很爲關心，對於已死的也未嘗忘掉。一九一七年五月廿六日，他投寄「愛爾蘭公教報」一封信說：

「主編先生：貴報不斷爲兵士們募捐，我們都不勝感激之至。可惜從未有人發起爲陣亡將士們祈求或獻彌撒！但他們需要超性的援助，更甚於活着的人們需要肉身的相幫。我敢說公教士卒在火線上，都把靈魂準備得清潔妥當。但天主的公義不得不請他們先在煉獄裏煉去一切污穢，才能升天享福。因此，我敢煩你代向閱報諸君呼籲，爲陣亡將士祈求並獻聖祭。愛爾蘭兵士對於這種善舉一定是永遠感激的。他們爲天主，爲國家捨身取義，我們不該爲他們祈求獻聖祭，使他們早登天鄉嗎？」

讀者某上。」

陶賢神父住在仁愛會修女院裏時，一有空閒，就跪在聖堂裏念日課。瞻禮五晚上，他全夜在聖堂裏做聖時。他對管聖堂的修女說：「修女，今天是瞻禮五。」意思是：請勿關堂門，今夜我要做聖時。

某瞻禮五，他在前線住了八天回來，力盡筋疲，很需要休息；管堂修女勸他不必做聖時了；可是他答說：「在吾主身邊便是最好的休息處。」

陶賢神父每次從前線回來，修女們往往給他預備一頓豐盛的飯菜。他給她們笑着說：「你們待我太好了。」他還是只吃些麵包和茶；至於糖菓之類，他從不上口。軍官們請客時，他當然是位貴客；但他笑嘻嘻地接取了一杯美酒，也往往連嘗也不嘗一口。

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三日，他同兵士們離開洛克城。彌撒後，某位修女呈上一張聖像，請他留句格言，他寫道：「我要成爲聖女，現在立即開始！」

仁愛會修女們聽到他逝世的消息後，她們即求他轉求天主，因爲她們早已把他當作聖人一樣看待了。

## 威川脫山之役

陶賢神父寫信給他的父親，描述一九一七年的夏季攻勢說：「數個月來，雙方各自準備着

一場惡戰。上火線後的八天中，炮彈密密陣陣的打來，幾無藏身之地。暗壕也只能抵禦一二顆中型炮彈而已。許多兵士們往往孩子似的躲在我身邊，以爲司鐸是一座鋼骨水泥造成的堡壘，在那裏可以高枕無憂。」

「許多次，我清早從外邊回來時，我的房裏已塞滿了沙丁魚似的避難客。外邊炮聲隆隆，裏面却談着，笑着，或是抽着香煙，很有自得之樂。他們對我說：『神父的暗壕真是一座象牙寶塔！』不錯，我的暗壕在他們的思想中猶如一座神話中的堡壘。」

「一連八天，敵軍佈置着許許多多的大炮，子彈像不值錢的刻刻打來。我們的司令部很寬大，有幾顆樹把它掩蔽着，因此未曾受到轟炸。某天晚上，我們正在吃夜飯，忽然有六顆炮彈飛到司令部周圍來。我們後來才明白：原來某軍官違反命令，帶着我們的營房地圖出去巡視，他給敵軍捉去了，地圖落在敵軍手裏，司令部也就成了轟炸的目標。」

「夜間每隔兩小時，敵軍大轟炸一次。方才合上眼皮，又叫你忐忑地留心自己的性命。他們已得了我們的地圖，他們的大炮就如生了一隻眼。某天的早上二點鐘，我出去給傷兵們行終傳，一顆巨彈落在我方才離開的那個暗壕裏，五位參謀就此嗚呼哀哉，大隊長和兩位軍官也幾乎送命。」

「我們的大炮不斷向威川脫 Wyttschaete 城和小山方面打去；這兩個地方是第十六師



進佔的目標。我們的大炮一連十六天向敵人怒吼着，從沒作過十分鐘的休息。有時二大隊炮火交響着，有時野戰炮隊發着十五寸的巨彈，天搖地震，大顯威武。處在這種環境之下，請問怎能閉眼酣睡呢！炮隊離我們只幾十公尺。敵人也按時按刻的把炮彈送到我們後面去。在這裏我嘗到了真正的頭痛與神經衰弱的苦楚。」

「十六天幽獄似的生活過去了，我們都帶着紅腫的眼回去休息了。但是就在這晚上，敵人又在我們的營房外送來了幾顆炸彈。日間又有敵人的巨炮遠遠追着。離危險地帶已遠了，我的心也漸漸寬鬆了。四隊兵一起擁擠到一座小山的斜坡上。敵人的炮火還是跟着追來，而我們除了一頂帳篷外，別無掩蔽的東西。」

「分散的命令來了。但要把四千人立即分散到適宜的地方去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假使當時有一顆炮彈瞄準打來，死傷的人數是不堪設想的。可是我親自經歷了這樣的奇事，顯見得天主特別照顧愛爾蘭的士卒。我往往隨身帶着聖體，因為天天有人告解領聖體。忽然一顆炮彈落在在我後面，一位軍官跌倒了；他却立刻跳起來，一點也沒受傷。不多時後，又一顆炮彈落在人羣裏，真是奇蹟，它沒有炸裂。第三顆又落在近邊，我想要有許多人倒斃了；可是他們都活潑地跳着逃走。一連半小時，敵人的炮彈不斷打來，但四千人中誰也沒有受到一點輕微的傷。」

「這天晚上，我們只得在幾顆大樹下面或籬笆旁邊，躲下休息。三天之後，又須衝鋒肉搏，沒

有閉眼的餘暇了。」

「這幾天，兵士們看到死亡擺在眼前，白樂文司鐸和我又忙起來了。天朗氣清，正好舉行露天彌撒，一連兩天，軍官和兵士們公領聖體，晚上公念玫瑰經夜課……」

「我們愛爾蘭軍隊所担任的陣地，有關全部戰局。總參謀部以爲威川脫山是難於攻克的；德國人更說：決不放棄威川脫山。如果我們的炮兵不先把敵方的守軍打個瓦解，步兵隊休想越過威川脫山。誰都猜度着：幾天後的一場惡戰，勢必有許多人死傷。遙望對面的山谷，炮火連天；軍隊走過這活地獄時，生存的不知能有幾人呀！」

「晚課後，我看見有三個兵士，大概是三弟兄，還跪着念玫瑰經。大約他們認爲這是人世間最末一次的聚會了，所以彼此懇切虔誠地求聖母的保護。他們端正地跪着，捧着手，望着天，求仁慈之母說：『天主聖母瑪利亞，爲我等罪人，今祈天主，及我等死候。亞孟。』」

七月廿五日的信上，陶賢神父寫說：「六月六日，瞻禮四晚，上開拔的命令到了。我們該在禮五，耶穌聖體瞻禮，早上三點十分，準備着進攻！半夜一過，我就到防線後的小聖堂裏，舉行聖祭的時候還沒有到，我想假睡一刻；可是絲毫睡不着，因爲炮聲比雷還響。我想這也許是我一生最後一次舉行聖祭了。」

一點過後，陶賢神父與白樂文神父舉行聖祭，並交換輔祭。彌撒完畢，吃了些東西，就各自到

救護站上去。第四十八隊的本分是填補前面的衝鋒隊。陶賢神父繼續寫說：「離規定的進攻時間再有三十分鐘，炮聲停止了，一切都寂靜，好如天下竟已太平。但我們都知道，大難已臨到頭上。一個俘虜說：德軍已知道我們的進攻計劃，但料不到我們提早二天實行。弟兄們一行行的站着等待。敵軍還不知道他們腳底下已被我軍掘了十七個地穴，佈置着許多地雷，只須一爆裂，就能把他們送進永遠的關口。大家焦急地等着命令；我立在戰壕頂上，給他們念赦罪經。」

「這一幕慘劇，至今每次想到了，還是戰慄不安。恰正三點十分，忽然一聲巨響，山崩地裂；接着便是十七道煙火，向天空直冒着，足有數百尺高；泥沙磚石，暴雨似的四面落下來，連地殼也震盪得站不住腳！」

「瘋狂似的愛爾蘭兵立刻跳出戰壕，不顧一切的向敵軍衝去。一位英吉利軍官看見了，驚訝說：『那裏來的勇兵，連惡魔也不怕啊！』他們有什麼怕懼呢？他們早上都已領過聖體，再怕什麼呢？死即是勝利，即是升天堂享永福；這是愛爾蘭兵士的特長。他們一直衝到我軍炮火的轟炸線上，等着再進。」

「這時，一如打開了地獄的門。地雷爆炸之後，我們的數百尊大炮，齊聲怒吼。我從未見過有這樣多的炮彈集中着，一點打去。但敵軍的抵抗力也是可奇的。我們的炮彈雖然密如雪珠，他們竟還是堅守着！」

「不多時，已有許多傷兵絡續抬回來；有的是我們的同胞，有的是俘虜的敵軍。那些敵軍傷的實在可怕。我忙卽安慰他們，給他們脫皮靴，敷藥，紮傷口……他們眼裏流着滴滴晶瑩的淚水，緊緊地握住我的手，表示感激與知恩。」

「第四十八隊的兵士沒有參加這第一次的衝鋒；他們該等候前一隊的兵士達到目的地後，才上前去，或去抵禦敵軍的側面攻擊。因此，他們還是躲在沙堆後面，靜候命令。他們離救護站不遠，我不時的提心吊胆地注視着他們。忽然一顆巨彈飛到沙堆後面，三個兵士被拋出五十公尺多遠，五個兵士活埋在暗壕底下。這時我嚇得呆了。如果再來幾顆這樣的巨彈，那怎麼辦呢？我忐忑地從戰壕上爬過去救助他們；幾分鐘後，已把三個垂死的兵士終傅完畢。」

「埋在泥裏的同志們哀呼着救命。但近旁的兵士們都嚇得手足無措。祇有一個小軍官忙着搬去沙袋，我卽上前幫助他。別的兵士們也隨着來了，一陣手忙腳亂，頭上汗珠滾滾，手上鮮血淋漓，終於救活了三個弟兄。其餘二個早已給炮彈炸死了。」

「這裏我又要稱讚愛爾蘭兵士了。別的兵士們看見了這樣的炮火，都嚇得東西亂奔，就如驚弓之鳥，軍官竟沒法約束他們。我們的兵士仍安守在沙堆後面。我經過時，看到他們的臉上都浮着一層微笑，似乎離危險區域有幾公里遠啦！我自己忘記了戴鋼盔和防毒面具，光着頭在戰壕上來來往往；他們看見了，更其壯胆不少。」

「我們的隊伍前進了。我同軍醫倆也跟着前進。這時候，那座牢不可破的威川脫山竟已落在我軍手裏。敵人後退了。這是值得紀念的一天。在戰傷上，炮火下，我救得了不少傷兵的靈魂。」

「本日是聖體瞻禮，地球上好多地方恭行着迎聖體禮。可是我的迎聖體禮，要算最是奇特的了；我懷抱着聖體，在滿染血跡的戰場上巡遊着；頂上飛掠的炮彈，是巡遊時的音樂，地上躺着的屍體和赤血，是散在聖體前的鮮花。」

「戰場上的種種，我不敢一一描述。謝天主，我們的損失還算小。地面上每一步就有一個炮彈洞。行路大為不便，方從這個洞爬起來，又跨下第二個洞去了。某次一不小心，我跌在一個年輕的傷兵身上；他腹部受了重傷，但還清醒着，我就給他行了終傅聖事。晚上我偶然逢到一個炮兵隊的傷兵；他活着的時候，是難得會見神父的，臨死時也領了終傅聖事。這都是聖母賞我的好機會。」

「這天二十四小時中最難受的，是內熱與口渴。肚裏唱着空城計，四肢又痛又酸。我希望這一點小克苦，能在天堂的功勞庫裏留些賬目。」

瞻禮六與瞻禮七兩天，戰事已暫告一段落。兵士們忙着拖大炮，覓炮位；陶賢神父仍是忙着四面奔跑，還幾乎給一顆八寸口徑的炮彈打個粉碎。主日早上，愛爾蘭兵士退後作數星期的大休息了。

## 耶布爾城之役

七月廿五日，陶賢神父寫信說：「一場可怕的大戰，快要光臨了。我想到了也許這次該把我的性命，獻作全燔之祭，我的內心感到說不盡的快樂。」

但是神父深怕惹起父親的憂慮，爲此沒有把這消息報告家中。我們只能從他寄給朋友們的二封信，與一同寄出的幾頁日記上，知道一些當時的遭遇。

「七月三十日——一星期來我們直向着前線邁進。各處都流言着：一場空前的大戰快到了；大戰的中心地點，是比國的耶布爾 *Ypres* 城。……一個廣大的梯形陣線上，滿是勇毅的壯士，與威武的巨炮，將領們說，勝利很有把握。但是經驗告訴我們，敵人不單饒勇善戰，而且足智多謀；這場大戰的前途，未可輕易抱着樂觀呢？」

「今天早上，下着細雨，舉行露天彌撒時，着實有點難堪。可是許多好表樣着實感動人心。軍官與兵士們，一例跪在潮濕的草地上，他們的制服上，滿是滴滴的雨水。隨營司鐸也冒着雨，來回施送着天上神糧。」

「昨晚有一位歸正者，領受了聖洗聖事，今天初領聖體。根據報紙上的估計，自開戰以來，誓反教的軍官與兵士們的歸入天主教者，已達一萬三千名。但確實的數目，一定還不止啦。愛爾蘭

司鐸們的表樣，勝過長篇大論的宣講。」

「弟兄們中有希望同家人從新聚會的一定很少。想到這裏，我的心不禁要碎裂萬片。爲着他們的忠勇，上峯往往派他們爭奪要塞。這是光榮的，可也是極危險的啊！」

「晚上十點鐘，開赴前線。這是行軍的好時間。炎熱天，日間行路，實在難當。」

「七日卅一日——我們趕了半夜的路，到了早上一點半，才得到第一次的休息。但是三點鐘又該動身。剩下的睡眠的時間，只有一小時半。我想今天是聖依納爵瞻禮，耶穌會士的慶日，我該舉行一台聖祭呢？還是多睡三刻鐘？我的本性當然叫我睡覺。可是天主的聖寵，終於得勝了。兵士們疲乏不堪，都睡着了。我舉行彌撒聖祭，求天主保護每一個兵士。彌撒完畢，謝過聖體，我躺下來稍微休息，立即開步前進。」

「這時候，灰暗的雲霧中，已漏出一絲絲的晨光。數千尊大炮在前線輪流着怒吼。大地也隨着震盪。耶布爾城第四次大戰開始了。」

「戰事中心區，越走越近，我們的心跳得也越厲害。我們的神經，琴弦似的顫動着。一路上碰見許多見所未見的大炮。一顆炮彈，我想十個人也扛它不起。穿過大路時，看見不少的運貨汽車，上面高高地堆着殘缺不全的屍體。我想一定有許多人目擊心傷，不知何時自己也該放進這樣的車裏呢？」

「上峯要我們停留着；到時勢險惡時，方上最前線。軍情來了：蘇格蘭第十五師進展順利，已過敵方第二道防線，無大接觸，獲得俘虜不少，我們的勇氣，頓時增加百倍。天下着雨，我們也不覺辛苦。但當太陽落下地平線時，軍情忽然轉惡了。」

「原來狡滑的敵人，知道了自己的炮位已給我方的空軍探得，連忙把大炮運走；只剩下數尊，不斷轟擊，使我們誤會。他們又把正面的軍隊撤退，而加重兩翼的壓力。這種鉗形陣勢，已是司空見慣。我們的參謀部不該不知道。但是勝利的軍隊，往往乘勢推進，不想站下來看看左右的。蘇格蘭勇士達到預定地點，才發覺已被三面包圍，陷入火網中心；經過了幾度的激戰，只得退回原防線。」

「八點鐘左右，我們的晚餐快預備好了。一個緊急命令到來，立刻前進援救。兵士們沒有吃，又沒有睡覺，却並無一人抱怨的。如果我再給修女們領避靜時，一定要把兵士們一連五十小時，挨餓熬夜的表樣，大事宣傳呢。」

「我們都懷着不屈不撓的精神，立刻動身。迎面一陣冷風，接着又是一陣細雨。道途泥濘，不容許快步前進。這一次的行路，確是不會忘記的。小小的泥路，一面是我們的隊伍，一面是輜重車，與後備隊的炮車，急急地前去援救。中間是空貨車，與滿載着傷兵的救護車的回路。」

「全軍都靜靜地走着，只聽得轟轟的炮聲，和軋軋的車聲。當穿越耶布爾城時，我們都很担



嘅。因爲像急雨一般的炮彈，隨時能把我們打個粉碎。」

「耶布爾原是比國的一座有着光榮歷史的城。現在只是一堆堆瓦礫，一片片殘壁罷了。戰神的光臨，煞是可怕。那座華麗的主教大堂，現在連一塊完整的石頭，也難找到。其餘的十二座大堂，也只是十二堆殘瓦碎磚。還有修院醫院，以及一切偉大的建築，莫不遭到同樣的厄運。不知其數的居民，死在他們的破屋下。屍體的臭味，真叫你作三日嘔。我們走出了城，一路上仍是破毀的車輛，臭爛的馬匹，和戰死的士卒。」

「稍息的命令終於來了。各人就地躺下，不管泥漿濕草，只要能够伸直兩條腿。我躺在一個破瓦堆上。頭號大炮的轟擊，傾盆的大雨，都不能叫我從夢中醒來。」

「八月一日——早晨，天陰下雨。早點又沒有，只得收緊褲帶。但是，既然天上的飛鳥，不耕不種，也沒有一隻餓死的，好天主終究也不忘記我們。午時，我們領到熱茶，罐頭牛肉，餅乾等東西。餓了二十四小時的我們，覺得這頓午餐，格外津津有味。」

「整日下雨，弄得個個都內外透濕。可是至今還沒有一粒炮珠光臨我們。這是可告慰的。當晚，出乎意料之外，有一支新軍來替代。我們得以回去休息了。」

愛爾蘭軍得到了二天的休息。就在這時期內，陶賢神父寫了以上幾天的日記。

八月十二日，主日，陶賢神父寫給他的父親說：「不知何時我再能寫信給你。當我寫到這裏

時，開赴前線的命令又來了。守在前線實是一件苦事。『赴湯蹈火』也形容不盡我們的苦。我們在戰場上，住了六日七夜。最末一夜，連一分鐘休息的時間也沒有。其餘幾夜，也只能在木箱上坐坐，半條腿浸在水裏，中間有過四十八小時，一直住在水溝裏，一步也不能走出，否則就有性命的危險。』

「我很疲倦，但我該先寫完這封信。因為我想，你一定很盼望着得到兒子的消息。而且我也不得不宣揚天主待我的深情與保護。他從無數的危機中，援救了我。他的愛，勝過一位慈母的愛。種種經過的情形，竟像神仙故事一般。……這幾天的經過情形，我已留上日記；在這裏我只作一個撮要。」

在繼續抄錄陶賢神父的日記之前，我們先該一讀白樂文司鐸給他兄弟的一封信中的話。『……陶賢神父真是一位奇人，一位英雄，一位大聖人。……格納伯司鐸死了，我去接代他的職務。可是代替我的司鐸，一直沒有來。陶賢神父因此獨自管理着四隊都伯林士卒。天天住在泥漿，毒氣，彈片之下，沒有片刻的休息。某一位副官給我說：『陶賢神父第一個該拿十字勳章。我們在前線正少不了他。他日夜的同我們在一起。如果他不在的話，不止一次，我們要後退了。』還有一位誓反教軍官說：『陶賢神父從來不想休息，日夜伴着我們，給臨死者施行終傅聖事，給逝世者做追思，埋葬，豎十字架；他的面容始終帶着微笑。』』

這裏是陶賢神父最後的幾頁日記了。

「八月五日——整天所忙的是聽神工與送聖體。許多人乘此機會改過了，爲我果是一件極大快慰的事；可是在這快慰之中，隱着一點憂愁，因爲這爲許多人是臨終聖事吧！」

「可憐的弟兄們，有許多已長眠戰場了。我爲他們親手掘過幾個小小的墓穴。我愛他們一如我的孩子。他們是剛強的，大胆的。他們威武地站在崗位上，等候死的光臨。在遙遠的家鄉，他們的慈母，望眼欲穿地等着兒子的回來。可是他們在世上是不會再見的了。」

「活着的弟兄們，仍是一行行的排列着開赴前線。我給他們念了總赦罪經之後，也背着行李前進。」

「我們是開往火線的人，却背着一袋沉重的行李，與三天的糧食，乾牛肉，硬餅乾，茶葉，糖，燒水用的固體酒精，二瓶水，二架防毒面具，也是不可少的東西。我還該背着做彌撒用的祭箱。天氣炎熱，道路上又都是炮彈洞，上上下下，背着的東西，似乎更累人了。」

「穿過耶布爾城時，有一位軍官拉住我說：『你是公教司鐸嗎？我要告解。』我們就退往路邊去。他同天主講和後，歡欣然走了，我的心也快慰不少。這樣的事已不止一次。我是怎樣感激上主付於司鐸的大權啊？」

「我們走到了上星期來過的戰場上，一連五日的雨水，把道路改換了面目。」

「當紛紛上前的時候，前哨忽然放了兩顆紅色號彈，與兩顆綠色號彈。果然敵人的五十尊大炮，頓時隆隆不絕地打來了，想阻止我方的增援部隊。我們卽速向前，要趕到暗壕裏。可是沒法子穿過火網。炮彈像雨點似的密密送來，彈片更是南北橫飛，叫你不得站在平地上。舊有的炮彈洞已注滿了雨水，又不得躲進去。」

「上主終究沒有忘記我。我滾進了一個乾燥的新彈穴裏。我們幾個人就躺在裏面。敵方的炮彈，從我們上面掠過，落在後面。我們正處在火網中心。這未免是件担心事；但我又想一切都在天主的安排之中，我的心也就平靜了。」

「黑夜裏摸到了司令部，那是德軍遺留下來的一座鋼骨水泥做的堡壘。敵軍的大炮，整夜不絕的準着我們打來。有廿餘顆炮彈，就在我們的近邊爆發，幾乎把我們的骨頭也震碎。有幾顆已打到我們的壁上與頂上。還有一顆就落在門口外，砰的一聲，我們都不由的向上一跳；還好，那個甬道是曲折的，否則……」

「八月六日——早上，隊長與軍官們，叫我躲着不出去。可是職任所在，我同醫生倆上了救護站。誰知道：因此救得了我的性命。當晚有一顆炮彈，落在暗壕門口的彈藥箱上，轟了一場巨禍，炸死了十五位軍官，和近邊的許多兵士。當我自睹他們一個個送入傷兵醫院時，我有怎樣的感想呢？現在我還得爲天主効勞，豈是一件偶然的事。幾天來，時時遭着極嚴重的危機。我却一一逃

過了。可是對於天主，我沒有盡好感謝的本分。」

「所說的救護站，你想是一間清潔的病房嗎？不，那是一個帳棚，或是一個炮彈洞。傷兵們在這裏，草地紮了繃帶，就送交後方醫院。救護站的旁邊，是我們的暗室，其實應該稱為狗洞；門口很小，不能走，只能爬進去；裏面也只是很小的一間，坐時不得挺身，立是根本不可能，最好還是躺着；頂上時有一點點的水滾下來，地上又有追隨不離的小東西——虱。暗室裏只有三隻床位，可是床上客常有六七位。」

「沒有傷兵的時候，我便拿了一柄鏟，巡視戰場，埋葬已死的諸位弟兄。爲了地勢關係，一星期來雙方只作炮戰。戰事的激烈，遠非洛斯城與索美河兩役可比。某次，在一分鐘內，有六十顆大炮彈經過我們的頂上。習慣成自然，我們的神經都有點麻木了。」

「今天一連四小時，在火線上，我尋弟兄們的屍體。一打多的炮彈在我身邊爆發。當然我的心未免忐忑不安，但我始終依靠天主。」

「八月七日——我的臨時聖堂，給九英寸半的炮彈打壞了。天又下着大雨，我就無法舉行聖祭。」

「將近半夜，離開我的暗壕約一公里半，着了一顆硫磺彈。許多人受重傷。天很暗；但我一得了這惡訊，連忙帶了防毒面具趕去。敵軍正在放毒氣炮。半路上逢着二位垂死的弟兄；我給他們

念了救罪經。然後趕到那邊，看見他們已都不像人了，只是血和破碎的皮肉，但還噓噓地呼着最後一口氣。有一位青年兵士，臥在地上，面部和手部都是綠色的硫磺火焰，在烏黑的夜間，更顯得可怕。這是德國新毒氣的第一個犧牲者，也是此次大戰中最可憐的一幕。他當時還認出我是司鐸，我在一塊比較完整的皮肉上，給他行了終傅聖事，又設法給他喝了些水，然後再去找別的受傷者。」

「回到救護站找尋抬架兵時，敵人的炮火追蹤而來，離我約二十公尺的路上，有兩位弟兄受了重傷，我便去給他們念救罪經，擦聖油。在火光中，我認出其中一位，乃是我的勤務兵。可憐，他是一位何等馴良熱誠的孩子啊！」

「這次敵人放了許多種的毒氣，還好，我的新防毒面具也特別靈巧，所以我沒有中毒。」

「八月八日——我找到了一個比較適宜的地方，從此又可舉行彌撒聖祭了。」

「日落西山之後，我去給一位軍官和幾位弟兄埋葬。白天你休想趕這項工作。敵人的眼光真尖銳！半路上有二位墨黑的弟兄，從地洞裏鑽出來，同我握手，求告解；過後又鑽進去繼續工作。我給他們說：『當心！不要活埋在裏面。』其中一個回答說：『放心吧！我已妥當告解了。』另一個也說：『我也不怕，我現在的快樂，勝於坐龍椅了。』可憐的我，倒沒有他們一樣的快乐。」

「八月十日——這真是一個恐怖的早晨。我們損失慘重，死傷纍纍。某個兵士臨終時，顯出

了英雄氣概，他的兩條腿都給炮彈炸去了，可是他怨不尤地對我說：「請神父感謝天主吧！我總算是盡職到底了。」終傅後，他又說：「我現在平安了……神父，望天主降福你！」經驗告訴我：終傅聖事，往往減輕病人痛苦不少。」

「在另一個角落裏，又是很悲慘的一幕。某個兵士面部給彈片炸碎了，一隻眼睛突在外面，呼叫着：『神父來了嗎？……謝天主，我得救了！……』我握住了他鮮血淋漓的手。在他面孔上，竟沒一處可以擦聖油。這時我想起了在比辣多衙門裏『請視斯人』的一幕！」

「下午回來時，爲了避免炮彈，我躲到某位年輕軍官的暗室裏。經過了二小時的交談，我知道他是教友，都柏林人，前月才結婚。萍水相逢，是偶然的嗎？或是天主叫我給他預備死的光臨。因爲我在離開他時，一顆鐵珠把他送進了另一個世界裏。上主的措置是值得稱揚的。」

「晚上，我們的司令部和救護站，遷入了一座堅固的水門汀防禦室裏。可是不久又成爲敵軍炮手的目標，連續不斷的送禮物來。一分鐘內竟有五十顆炮彈！弄得我們實在沒法休息睡覺。加之大雨傾盆，兩條腿日夜浸在水裏。僥倖我們的酒精燈還吐着一條微弱的火舌，溫着一壺茶水。」

「八月十一日——鄰近我們的一個暗壕裏，有三個兵士被炮彈打成了肉醬。我決定要在那裏爲他們舉行一台聖祭。可是，才搭好祭台，卽有兩顆炸彈在我們的頂上爆發了。不，當我想

不做彌撒了；但終於我勝利了。靠着諸位聖靈魂的幫助，我完成了一台聖祭。」

「早餐後，我畏縮地出去埋葬屍首。正當經過一個顯露的地點時，忽然聽到嘶的一聲，不好了！有一顆炮彈正對着我來了。這時我立刻本能地伏在地上，只覺得有一樣東西掠過我的頭髮，落在腳邊，刮刺刺地震破我的耳膜，又像有一柄大鎚子打在我的頭上。我昏過去了，耳朵裏只是刮刺刺，刮刺刺。幾分鐘後，略有一些知覺。我也不知道究竟來過幾顆炮彈，也不知道手和腳是否還在我的身上；只覺得煙霧迷漫。我也不知怎樣，竟會昏昏蒙蒙的跑回自己的暗室裏。我的腦海裏只有一個回答：這炮彈是天主允許了的，他要叫我認識他的保護之恩。」

「第二天早上四點半，我們得以後退了，我同最末一排士卒一起走，怕有傷兵落伍在後面。一路上滿是泥漿破鐵絲網。但我們該快步行走，因為敵人正在窺伺我們。待我們走上大路時，炮彈竟像雪珠似的打來了。天色已明，躲避的地方也沒有。前後左右，都是彈雨紛紛。有一顆落進了我們的隊伍裏，五位弟兄受了些傷。在這裏，天主的仁慈，又顯示了他始終護守着我們。因為除了五人之外，我們都平安地達到了目的地。敵人的炮手，雖然精明，但終敵不過天主的安排。」

##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

陶賢神父的日記，寫至八月十一日為止。此後，祇有給他父親的一紙便條，是在去世前二日



寫的：

「極親愛的爸爸，我屢次給你述說種種的危險，這是爲叫你同我有一樣的依恃上主的心。你放心吧！我的天上座位還沒有預備啦。經過了二天的休假，我又精神抖擻，上前線去活躍了。不久，我將得到一個假期，我們面晤的機會不遠了。諸位親友前一一問好。再見，極親愛的爸爸！」

你的兒子威廉敬稟。一九一七，八，十四。

這張便條還沒寄到家裏，陶賢神父已經得到了最後的安息，抵達了永遠的家鄉。

八月十六日，瞻禮五早上，愛爾蘭軍守着聖儒利恩 St. Julien 至魯藍 Rouler 的鐵路附近的區域。敵方佔着地形上的優勢，又佈置着一道堅強的防禦線，有着六十尊炮與幾百支機關鎗。愛爾蘭軍不但不能前進，而且後路也呼應不靈，因爲援軍被對方側翼的鎗炮所阻止。下午，德軍來了一個有力的大反攻。愛軍屍身枕藉，狼狽不堪的後退了。某位英國作者描寫這悲慘的一役說：

「八月十六日，是愛爾蘭軍作戰以來一個最悲慘的日子。他們駐在前線已有十六天，天天遭受敵方不斷的轟炸，毒氣的襲擊。戰壕裏鮮血成渠，火線上屍骸遍地。一個弟兄倒了，另一個就在他旁邊站起來。每天受傷的士卒，何慮千百；有一點氣力的，自己爬回後方去；沒氣力的，只得呻吟着等候死神的巨掌。……損失果然慘重，活着的却仍是百折不撓地與敵人作殊死戰。至十六

日清晨，破釜沉舟，與德軍拚一個死活；無如寡不敵衆，只得撤軍後退。有四位軍官，帶了一百名敢死軍，作末次的嘗試；回來時，祇剩下三十名小卒了。二師愛軍，竟是死傷逾半。

那時候，陶賢神父不停地在戰場上四面奔走。許多兵士在他手中領了最末一次的赦罪。可是八月十六日，是他最末一天的工作了。這一天，天主要他用他自己的血，證實他的愛主愛人之情。正是若望經上寫的：『爲了所愛的人而捨棄自己的性命，這才是極大的愛情。』好牧童爲了自已的羊羣，捨棄了自己的性命。

愛爾蘭軍看來不能再支持了。一道命令下來了：非作戰人員，先行退却。下午三時左右，陶賢神父回到救護站，看有沒有工作。那救護站，當時屬賴依脫連長管理。醫生已向後方退走了。陶賢神父到了不過幾分鐘，他的勤務兵瑪爾谷報告說：有一位都伯林軍官受傷，倒在一個很顯著的危險地點。

陶賢神父得了這消息，立刻前去給受傷者施行聖事；然後把他扶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，再同瑪爾谷倆抬他到一座水泥鋼骨的堡壘裏。到了那邊，三位軍官出來幫忙，把受傷的軍官接進去。不料一顆巨彈正落在他們中間；陶賢神父與三位軍官，當場一命嗚呼！瑪爾谷受傷昏倒在地。地上。

瑪爾谷醒來時，看見他們都已死了，便獨自勉強回到救護站，報告連長說：『威廉陶賢司鐸』

陣亡了！」

一星期後，瑪爾谷在一座法國醫院裏，作了一個報告，寄往司鐸的家裏。待至戰時結束之後，瑪爾谷與賴依脫連長，在都伯林重新證實以上的種種情形。

當晚有幾個兵士，把陶賢神父的屍身，草草地埋葬了。從此，陶賢神父與自己的弟兄們長眠在耶布爾城的郊外。

這裏我們可抄錄幾個關於陶賢神父的各種記述。

中尉賈爾文，在陶賢神父去世前二天寫道：「如果有人該得勝利獎章的話，那是陶賢神父最有名份了。他每晚在鎗林彈雨之下，埋葬陣亡的，看顧受傷的，安慰守在前線的弟兄們。我們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人了。」

陶賢神父死後不多幾天，費冷司鐸寫信說：「在火車上，我認識了一位與陶賢司鐸同營的軍官某某。在半小時的交談中，他不斷稱讚威廉司鐸。他說：『可惜威廉司鐸已經為主致命了。他嘗說過：戰事平息之後，立志要進瘋癲院去服務。』」

一九一七年八月廿二日，斐理伯斯 Percival Phillips 在每日快訊與早郵兩份日報上寫說：「誓反教徒們大概不致忘掉那位公教的隨營司鐸吧！他已和許多勇士們長眠在耶布爾城的郊外。他是一位可崇可敬的英雄。他在鎗林彈雨之下，南北奔走，找尋垂死的傷兵，跪在他們

身邊，施行聖事。……許多次，有人勸他躲避一點，不要太冒險，他搖搖頭微笑着，又出去了。他始終與兵士們冒同樣的危險，吃同樣的苦。在兵士們的印象中，他是一位聖人。他的死耗傳開去時，他的屬下兵士們都流淚哀傷。」

十一月十八日，海克 Hick 將軍寫給友人說：「在我認識的司鐸中，陶賢神父是最好最勇敢的了。他對於盡職服務，只有太過無不及。他的面容，他的名字，將永遠留在我的腦際。八月十六日那天，他到最前線去救護傷兵時，自己也作了壯烈的犧牲。他簡直不知疲倦，不知畏懼。他日夜工作着。可是現在他已長眠在費來生倍小丘上了。」十二月十五日，將軍探得了陶賢老先生的地址，就寫信給他說：「對於威廉神父的道德，我決不形容過度。他受到衆人的愛戴與尊敬。他的勇毅犧牲服務，真是有口皆碑。我從未認識過這樣的好人。」

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五日，一位愛爾蘭軍官，在公教報上寫說：「……寫到這裏，那位隨營司鐸的暗壕土堡等，又恍惚在我的眼前。當我們在後方休息時，他便在一間破倉房裏，搭起一座臨時祭台；屋頂已給彈片打穿了，雨水從頂上滾滾而下，他還是舉行他的聖祭。他不知道什麼是「一」，許多次，我們不敢做的，他却勇往直前去幹。不論長途跋涉，不論炮火連天，他總是身先士卒。某次戰事挫折之後，我們看見他的眼睛濕潮潮的，他的嘴唇邊却仍掛着笑意。他同我們一起吃苦，同我們居住在一塊。誰都願意同他談話。可惜，在耶布爾城邊，他竟離別我們了。在轟轟的炮

聲裏，在格格的機關鎗彈之下，唯有他敢東西奔走，給我們說幾句安慰的話。遙望耶布爾城，誰不感激流淚呢！

海利 Healy 將軍說：「如果我盡了威廉司鐸所盡的十分之一的職務，或是冒了他經歷過的百份之一的危險，我大概早已不在這世界上了。那裏有了危險，陶賢神父總是到場。炮彈密密陣陣的打來，他却若無其事的，從這個暗壕跑到那個暗壕。有人受傷了，不論躺在那裏，他總是立刻趕去。」

某位誓反教徒，在九月一日的格拉斯哥週刊上寫說：「陶賢神父常常同我們在一起。我們並不隨從他的宗教思想，但我們都很敬重他。他沒有怕懼，也沒有私心。他不單爲公教徒，甚至爲我們，也冒了好幾百次的危險。他的死，我們都很悼惜。我們敬愛他，遠勝於敬愛我們的牧師。他實在是一個真正的基多信徒。他歷盡艱險，不求休息，以致長官們強迫他留在房裏。好多次，我看見他走在抬架的側邊，爲安慰受傷的士卒；同時鎗彈炮彈，就在他左右墮落着，爆裂着。」

一位名叫傅倫 T. Flynn 的小軍官，寫給司鐸的家屬說：「陶賢神父的死，實在是我們一大損失。當他在煙火迷漫之下，埋葬陣亡將士時，誰不感激流淚呢！……他愛我們，時刻爲我們着想。炮聲隆隆，他却帶着香煙來慰勞我們，說幾句趣語……我不得不承認，他是軍營中最好最勇的了。」

陶賢神父死時，某個兵士正當休假在都柏林。有人報告他這惡耗，他說：「不會的，他一定沒有死！」及至人們把報章上的記述指給他時，他立刻跪下來念經祈求；然後在人羣間講述：自己怎樣受傷倒地，怎樣神父從火線上救他回來。

洛克城的修女們，得悉了司鐸逝世的消息後，寫信給白樂文司鐸說：「一位良善勇毅，富有聖德的陶賢神父去世了。這是一個何等哀痛的消息呢！……他一生愛主愛人的工作，現在已得到該受的賞報了。我們曾招留過他，服侍過他。這是敝院的一點光榮。神父，如果你能把他的遺軀送到敝院裏來，那我們一定感恩不盡了。」

白樂文司鐸在八月二十日的信上說：「數個月來，陶賢神父給我許多珍貴的訓言，熱誠的援助，另外他的聖德的表樣。我所做的，是從他那裏學得來的。……他工作的目標：是與弟兄們一起為天主出力，使弟兄們成聖成賢。不論天雨天晴，他只為兵士們着想。冬天，我為他備了一隻火爐，他推辭說：『太氣悶，還是勿用為宜。』然而寒暑表正指着零下二十度呢！人家叫他珍重一點，他說：『我不該尋求吾主的工作嗎？』他現在可以安息了！」

——完——

同 一 譯 者

Ejusdem translatoris

聖 伯 多 祿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Saint Pierre

L. Cl. Fillion

聖 若 望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Saint Jean

Louis Piro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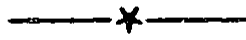
聖 人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Les jeunes saints

Abbé Choullier

戰 壕 中 的 威 廉 陶 賢

William Doyle S. J.

上海惠主教准



原 著 者

Alfred O'Rahilly

編 譯 者

張 冬 青

印 行 者

上海徐家匯  
山灣印書館

初 版

民國三十三年  
一月一日



24

532007

532007